婦女共鳴

華民國廿五年八月十

第五卷
第七期

時評

向心不能强求

石晉

自從西南事件發生以來，國內軍「政、文化各方，都激起一種對于離心運動的抗議和向心義務的要求。但無論是軍事的壓迫，文化的排擊，其於離心力之造成的因，顯然沒有絲毫的反省，一般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幾於無不植基于武斷的向心的義務的當然性和離心罪惡的必然性。因之事勢所趨，各走極端，而期望與收穫之必歸背離與相反，殆將成爲不可避免的結局。

中國目前局勢之應在政治上求得一個强固的中心力量，原屬毫無疑義，各級握軍政實力人員以至于每一個人民都應以集向的姿態加厚這一中心的力量，也屬毫無疑義。不過這裏第二個的所謂毫無疑義，必須以中心力量的能作爲共同的力量爲前提，坦率言之，必須這個力量有抗日圖存，收復失地的決心與可能。若果中心力量不能針對這兩重迫切而神聖的任務而存在，則向心徒勞無功，離心或有一綫的希望。若果中心力量不特不能爲這兩重任務而存在，且有變本加厲、反國家反民族的作用，則向心適足以速亡國滅種之禍，而離心纔是挽狂瀾於既倒之策。

『種瓜得瓜』；猛自反省！離心不能强制，向心更不能强求！

第五卷　第七期

時月評話
向心不能强求……石晉
讀二中全會宣言……所非
要求參軍……秋草
論時代所需要的婦女……碧雲
現中國知識分子的陣野……所非
悼高爾基……微英
評兩性嫉妒觀……柳朋
結束思想的從局……淑華
婦女和文學事業……胡青譯
我們再也不能耐了（讀者呐喊）……李少卿等
橄欖……碧玉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周劍譯
婦女消息……八
關于秦良玉的一首詩（雜感）……八八
實生活
北平『女大』學生生活的一面……瑤青
一個女工的生活和希望……黃疏影
『陽謀』（漫畫二幅）……小成等
文藝
初上旅途（中篇小說）……落葉
姨姨（短篇小說）……瑤晉
蚊子（詩三首）……長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讀二中全會宣言

所非

一個國家已經到了快要滅亡的地步，而它的國策居然還沒有決定，統治者們居然還不厭求詳，一而再、再而三的召開大會，從容論道，這真是中外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然而這奇觀，終于不幸地在目前中國出現了。

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已經整整四年零十個月了，在這期間，國民黨曾經開過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七次中央全體會議，然而其於國難，不特絲毫無補，而且每況愈下，東三省以外一切喪權辱國的經過、條約、和事實，都是現活的鐵證。

無如當局的『會癮』，似乎還沒有醒。五屆二中全會，又宣告開幕以至于閉幕了。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何在，早爲明眼人所共稔；不過它的收場，表面上終于分成三部，卽：一、對付西南的，就是撤銷西南政務執行兩機關，免除陳濟棠軍職；二、對付國難的，就是組織國防會議；三、對付人民的，就是一紙宣言。關于第一二兩點，我們暫且不提，不過第三點是對付人民的，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應予以澈底的認識。

二中全會宣言全文約三千字，主要的意思，可分爲後列四層：

第一層，政府認和平尚未絕望。宣言中說：『就外交言，國難之程度，雖日益深刻而嚴重；然以中央政府嚴正應付，坦直週旋，……已使國際對我之觀感，頗有轉變，而和平折衝之望，因之亦尙未全絕。』目前中日外交和平折衝之望究竟有無全絕，在厲行秘密外交的現況下，我們小百姓，果然莫明個中；不過我們卻淸淸楚楚地聽到『友邦』的外交當局幾次三番地聲明決不放棄廣田的三原則，『友邦』駐南京總領事須磨，最近甚至發出『中國不與日「維繫」，卽對日作戰』的言論。非戰卽降，連敵人都忍不住了，我們還有不戰不降的和平坦道可走麼？

第二層，認必須統一始能救國。宣言中說：『質言之，救亡圖存之道，固莫要于禦侮，而禦侮之先決條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國力量於中央指導之下，……故禦侮救國之有需于統一與紀律，實爲無可動搖之鐵則。』禦侮必先集權中央，統一軍令政令，在理論上固極動聽；然而事實果眞如此麼？我們試看宋時岳家軍班師一事，在高宗可謂得統一軍令之實，在岳飛可謂恪守人臣紀律之至，在宋室，也

可謂集救國力量——岳家軍當然是救國力量——于中央指導之下，但結果何以竟不能禦金兵之侮而兩遷成偏安之局呢？反之，十九世紀普法之役，普魯士却因戰勝法國而獲統一之局。

第三層，認國民必須澈底信任政府，民族始能復興，國家才不滅亡。宣言中說：『尤有為吾全國同胞告者，國家之處境愈艱危，國民之意志與行動，宜愈趨于整齊與嚴肅；而以救國自任之國民，與負責之中樞，必更有需于澈底之信任，……能如是者復興，反是者滅亡。』這裏的精義是：國民想不做亡國奴，必須信任政府；否則，亡國滅種，政府是不負其咎的。國家的亡不亡，在于國民的信任不信任政府，這種邏輯，真是前所未聞。近代史明示我人，宋明的覆亡，乃在於朝中漢奸和國外敵寇的夾攻，而不是由于國民的不信任政府。二朝的所以滅亡，與其說是由于國民的不信任政府，毋寧說是國民的太信任政府。當時國民如果能一致起來反對賣國誤國的政府，大漢民族的命運，也許不至于被斬斷到三百五十多年之久。至於把亡國滅種之禍輕輕地推在無辜國民的身上，以為本身卸責和激發國民信任心的工具，在政府想來固然是一舉兩得，無奈事實不許何！無奈後世不許何！『中外古今』，祇有昏君奸臣、亂黨賊子的賣國賣民，而從不聞有國民大衆出賣國家，出賣自身的事情。老實說：一個政府想獲得國民的信任，祇有以民之心為心，才是正路！

第四層，政府不容忍任何喪權辱國的事實和協定，並釋明最後犧牲的意義。宣言說：『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過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過去我們不提，單看五全大會以後所發生的最顯著的事實。五六萬日本大軍的侵入關內、實行武裝佔領平津和華北有組織的大規模走私，不是侵害我國領土主權的事實麼？冀察政會與日方最近簽訂的防共協定，不是侵害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協定麼？九個月來中國因走私所受的金錢損失多至三千餘萬，這樣長此以往，還不夠危及我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麼？

蔣介石先生十三日在二全大會上說：『現在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大權，可以說是操在我們本黨手上。』是的，中華民國的存亡大權，是操在國民黨的手上。然而國民黨和國民黨人的歷史命運，也就看其運用這一大權而決定。所以，流芳遺臭，及早抉擇吧！

要求參軍

秋草

六月二十五日香港生活日報載有梧州婦女救國會組織婦女義勇軍的消息，閱讀之下，令人不勝振奮。在中國向來不准婦女參與軍事，北伐時代軍隊中雖付有一部分女同志，但伊們所担任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屬于政治方面的（大多爲政訓處人員）。國民政府成立後，對于軍事參與權一項，仍秉北京政府的遺策，不予婦女以與男子同等的機會，從最高軍事行政機關以至軍事教育機關，都絕對不許婦女的參加或受訓。這是一件對半數國民極不公平的事情，也是對國運前途極有影響的事情。

政府剝奪女性國民的參軍權之實際理由安在，我們姑置不論；不過據我們善意的推測，大概不外乎婦女生理上的不適以及分工合作的二端。關於婦女生理上的不適，說者多持下列二理：一、婦女體力不勝任，二、婦女爲母職能妨礙軍事工作。對于第一點，近代科學家已證明男女在智力體力上並無差異之點，目前婦女之所以在體力方面較遜於男子，完全由於以柔弱爲女性美以及限制婦女勞動的積習所使然，事實上農村婦女有許多和男子操着同樣的筋肉勞動，而並不見其不能勝任。反之，安徽及江北一帶一部分男子却在家靠妻女的勞動而坐食。至於分工合作，其原理在乎各習所近，以增進工作的効率。不過所謂性之所近，乃因人而異，而不是因性別而異。事實既不能證明凡男子皆近軍事，而國家又從不曾給婦女以參軍的實驗，則分工合作之說，顯已失其根據。

和平已至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中華民族欲求生存，惟有動員全國，與日帝一拚死活；而在此迫切與悲壯的抗戰中，無疑地需要大量的壯丁，以應軍事的需求。不過因時間的迫促，人事的限制，要在最短期間內產生大批新壯丁既不可能，而訓練男性少年和兒童以作戰事中的勁旅又萬無此理，則國家應動員全國女性壯丁，當爲最簡捷的途徑。

元，明時代花木蘭和秦良玉的英勇殺敵，法國Jean d'Arc的力退普軍，這一切縱橫的史實明示我人：婦女不特能担任軍務，而且是善於担任軍務。

總之，無論就生理或歷史說，婦女都能夠拿槍桿，而就民族危機和軍事需要說，婦女更應該拿槍桿。梧州婦女們已經英勇地武裝起來了，我們爲國家紓大難，爲民族挽危亡，實應步其後塵，一致奮起，向政府要求參軍權，實行參加最前綫的救亡工作——武裝抗日！

論壇

論時代所需要的婦女

碧雲

目前的時代正是一個新與舊黑暗與光明作決死鬥爭的大動亂時代，在國際方面，日益沒落的資本主義爲着挽救它們不可避免的命運，正瘋狂地進行着對內採取法西斯的暴力專政，對外加緊殖民地侵略的冒險政策。在這樣的國際情勢之下，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便成了帝國主義絕死掙扎的續命湯是勢所必然的。所以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日帝國主義便對中國進行猛烈的侵略，吞併了東三省又進佔熱河，現在更進一步的增兵華北，企圖以武力攫奪華北五省，在華南積極地收買漢奸製造僞自治。軍事侵略不夠，現在更運用走私政策作經濟的掠奪，以致造成了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危機。

當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整個中華民族都有立即淪于亡國奴深淵的時代，中國目前所需要的婦女究竟是一種怎樣類型的婦女呢？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在這裏作詳細論究和探討的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那種母性很重的，專以管家育兒家庭事務爲中心的良妻賢母們，並不是時代所需要的婦女，雖然現在到處都有人在高唱着管家育兒是婦女們的天職，婦女應當從社會回轉家庭做賢妻良母，但這只是開時代倒車的人們的腔調，只是以管家育兒等瑣屑事務來永遠奴役婦女的反動企圖。真正思想前進，隨着時代跑的人，是絕不會贊同的。

第二，埋門讀死書的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婦女，雖然現在一般大人先生們高喊着：『救國不忘讀書，讀書即是救國』的荒謬理論來麻醉婦女，企圖使在學的婦女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向教科書。但在我們看來，這種主張的結果，除了製造些不合時代所需要的書獃子，奴性十足的順民而外，是絕對不會有其他效果的。

第三，專以戀愛爲生活中心的愛情至上主義者，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婦女。固然我們也不否認戀愛在人生中的價值，兩性相愛是人類一種極自然的要求，但如果視戀愛爲人生的第一義，完全陶醉在愛情的醇酒中，而

忘却了其他一切的婦女，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

第四，專門作個人享樂的婦女，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例如許多有閒階級的小姐太太們，終日以吃鴉片、打牌、看戲、跳舞等爲其全生活內容，像這樣的寄生者，廢物，當然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

以上所列舉的婦女既然都不是時代所需要的，那麼在目前時代，中國所需要的婦女，究竟是怎樣類型的婦女呢？我們認爲在目前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婦女，無疑的，是與上列婦女型相反，而是能夠担負時代任務，爲民族解放而戰鬥的婦女。

誰都知道，中國日益殖民地化的厄運，不是向帝國主義搖尾乞憐，不是應聲蟲式的跟敵人亂叫着：『提攜』『親善』『敦睦邦交』等無恥政策所能夠挽救的，要想挽救民族的危亡，使中華人民不變成亡國奴，就只有全國人民一致奮起，作英勇的民族自衛的抗戰。但在目前抗戰運動日益開展，無恥漢奸正以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壓迫抗戰，企圖以內戰來消滅武裝抗戰的緊急關頭，無疑的時代所需要的婦女，顯然是能夠不屈不撓，堅毅勇敢，負起這一艱巨偉大的民族解放的神聖戰鬥任務的。但婦女們如果眞想站在時代的尖端，作時代的前驅者，那就必須作下列的努力與鍛鍊不可。

一、擺脫女性　我們知道，中國婦女因遭受幾千年來封建禮教的壓迫和束縛，奴隸式的生活養成了伊們不健全的身體和脆弱的意志，一種玩偶式的女性姿態，如果不擺脫，不能作徹底的改變，那麼卽使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其不能夠做英勇的戰士，是可以斷言的。所以婦女眞想做民族解放運動中英勇的戰士，就必須努力鍛鍊自己的身體和意志，必須積極地參加實際工作，努力學習，以充實自己，因爲時代所需要的婦女，絕不是嬌滴得像閨閣中的小姐，喘喘地像萎靡不振的老太婆那樣的婦女所能勝任的。伊必須像戰士那樣，能夠工作，勇猛地工作，要在實際工作中來證明自己是能夠戰鬥的鬥士。

二、研究正確的理論與法則　理論是實際行動的指針，沒有正確的理論作前導，盲目的去行動，當然極容易陷入錯誤的泥坑，尤其是在目前，一切漢奸和反動派爲着保持他們自身的權利和主子們的利益，而製造出各式各樣掩蓋現實麻醉大衆的理論的時候，如果我們在理論方面貧乏，認識不清，不能夠批判他們，不能夠從事實方面去駁斥反動者漢奸們一切欺騙和讕言，那我們自身將因此而苦悶與動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必須努

力研究理論與學習理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增强自己的認識能力與戰鬥的能力，使自己能夠憑藉豐富的理論與正確的法則去解決各種實際方面的困難問題。

三、要經常注意國內外的時勢演變

我們應當明白只懂得了正確的理論與法則是絕對不够的，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國內外活生生的時勢演變的推移；只有具體地了解國際方面各國與各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只有了解他們彼此相互間的矛盾和衝突的變動與發展，然後才能夠憑藉隨時變化的國際情勢底透切認識，來決定中國民族解放的正確路向，使自己能夠循着最合理最正確的道路前進。同樣，如果我們不能夠縝密地注意國內情勢的演變，民族陣線與漢奸陣線勢力的消長與推移，各階層對于救亡運動之可能性與合作的程度，那我們也就不能夠很好的運用民族聯合戰線的政策來擊敗國內外的敵人而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常然，如果祇是參加民族解放運動，而對於自身的解放運動漠不關心，那也是不對的，雖然婦女解放必須以民族解放為先決條件，而且婦女真正想獲得澈底的解決，那只有在私有社會制度根本廢除之後才有可能，但在民族解放過程中，婦女作可能範圍內的自身解放奮鬥，也是必要的。所以真正站在時代尖端為時代所需要的婦女，不僅要為民族澈底解放而奮鬥，而且也要為自身的解放而奮鬥！

現中國知識分子的陣野

所非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個封建氣味深重的口號雖不復為現代的中國人所崇奉，但全國受教育的人不到百分之十，根據物少為貴的原理，知識分子究不失為國民中珍貴的成員，何況事實上因知識分子在文化水準上具有比較優秀的素質，在在仍能握取領導的地位。過去的辛亥革命，十年前的國民革命，以至於近幾年來在不斷掙扎中的社會革命，非發難倡導、施令發號、以及運籌帷幄的重要人員，幾於無一不為知識中人。至於現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切重要的角隅，更隨處可以看見知識分子的足跡。總而言之，知識分子雖不再是時代的主宰，却依然是時代的寵兒。

知識分子對于事物，大概比一般人來的敏感、易感、和多感。所謂敏感，就是他們的感覺特別來的迅速，

雖不一定發爲形式的反應，却總是先人一籌的感到。所謂易感，就是他們對于外界的動靜特別容易受感觸。所謂多感，則乾脆地說，他們的感觸，比他人特別來的多。不過正惟其如此，知識分子的內部特別複雜，而其陣野，也非一般人樣的簡單了。

我國從來對于知識分子的分野，仁智互見，漫無系統；但其中也不無一共通之點，那便是：對於知識分子的善良觀。例如國士、志士、賢士、烈士、才士、高士、名士、甚而至於寒士，其中都包含優良的成分。祇有老子，他曾把士分爲上中下三種，而以他們的對于『道』的態度爲劃分的準繩。聞道勤而行之的爲上士，聞道若存若忘的爲中士，聞道大笑的爲下士。不過我們知道所謂士，初不盡如傳統觀念中的皎潔貞堅、節義忠信，更不恰恰符合老子的三級分法，尤其是在經過百年來歐風美雨的沖刷，幾次革命巨浪的激盪的現中國，知識分子對人生對宇宙的觀念，已經起了空前的巨變，更不能一概而論。玆就愚見所及，很質樸地將其陣野寫在后面。

一、急功好利派　急功好利，雖屬人之常情，然無功不受祿，無德不享名，一個人的功名利祿，應以其對于社會國家的貢獻爲正比。目前的功利主義者却不及計此，他們一心祇求『聞達於諸侯』，得勢於當時，因之，凡足爲達此目的之梯階的，即不惜千方百計以營求；攀附攢營，賣身投靠，人格隨其失墜，良心不妨自昧。這班仁兄如果坐起政治的交椅，便是道地的官僚；媚上凌下，強竊貪污，他們口頭上的德政愈響亮，老百姓身受的荼毒必愈厲害。民國以來中國的政治無日不在烏烟瘴氣之中；但我們試一翻閱執政者在位時的宣言通電，必會如墜五霧其中而難自翻身。他們是那樣的爲國爲民、赤胆忠心，何以結果竟會適得其反啊！這是知識分子知其然而不肯使其然；知識不被正當地用爲福國利民的武器而反常作自利的工具的罪惡！

二、名利派　名利派也愛名，也貪利，不過他們却沒有急功好利派的積極活動，不顧一切，一往向前的勇氣。他們所愛的名，有時也許不同於後者——不是什麼部會長官，而是學者或名流之類。有時他們也顧忌一點人言，不願爲太露的名利心打破自己的學者的金字招牌。當政治權威者稍稍在人前讚他們一聲『某也賢』，他們立刻會做笑着受寵若驚；但常榮譽和財貨填的御賜下來的時候，他們却不一定會如急功好利派的三步兩跳的跪拜承受，而往往偏做出『固辭』的姿態，先出以一番謙遜的『不敢』。他

們自己常自負着『清高』，雖則這清高早已成了問題。他們自以為抱定一貫的主張，具有至高的理想，雖然實際上他們彼時的主張，早已成了此時的敵對，十年前的理想，早已為十年後的行事所粉碎。

三、頹廢派　生活決定思想，知識分子中境況優裕的人，不少為環境所腐化。這班人最初也許發過救苦救難的宏願，立過推進人類文明的大志；但終于因為潛意識中小資產階級思想腐菌的充塞，生活上惰性的養成，不免遇難而退，經不起現實的洗煉。結果是跟不上時代，由失望而憤怨，由憤怨而自暴自棄，步步下走，直至醉生夢死、聊度殘生而後已。

四、生活派　中國向來講求中庸之道，因之它的國民，也就出了不少的中庸分子。知識階級洞明世事，熟審利害，在客觀上最適合中庸的條件，主觀上也最容易感受中庸的影響。不偏不易在最初似乎是無上的美德，但久而久之，必然使人流為庸碌。庸碌的知識分子，其貪生怕死，隨遇而苟安的形情，並不會比別種分子高明，他們但求衣食無虞，於願已足。其對個人生，無非是為生活而生活。對現實漠不關心，在主張上當然是無所謂。

五、奮鬥派　目前知識界雖一糰黑漆，醜態百出；然而這裏仍留得一片乾淨的土地，勞動着無數清醒奮鬬的勇士。這些人在思想方面，大抵是前進的，在處世方面，是積極不苟的。他們對于現實不是像前幾派人的有心歪曲或故意逃避、不敢正視，而是澈骨地予以認識，無情地加以批判：不為不以環境的窒礙而中止其進取，不為實際的壓力而改變其行徑；抱着一顆熱血沸騰的心，本其所服膺的理想邁進，以圖社會的改造，民族的解放，人類的平等。

第一種人是知識界中的蟊賊，民族解放的絆石，人類進化的叛徒。第二種人是近世偽善主義的代表，壓迫階級有力的辯護士。第三四兩種人是社會的蠹蟲，國家的贅疣。惟有第五種人—奮鬥的知識分子—，才是最有望的社會改造家，國事的勤勞者，和人類的救世主—才是大難臨頭，危亡之禍迫在眉睫的中國所最需要、最切盼的鬥士！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啟

悼高爾基

微英

高爾基逝世了，這消息打動了世界上每一個被壓迫大衆的心靈。高爾基誠然是一位享大名的文學家。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據說已經發表的就有六百多種。他的技術，是當得起前無古人的稱頌。他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原因是他的著作，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他的文字，不是預備獻奉給特殊階級尋尋樂解解悶的，他的一字一句，幾乎全是大衆心底的呼聲。高爾基代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裏不幸的人喊出胸口的憤怨和不平，他說人類必須澈頭改進，他說給大多數人以幸福才是真理。這是他的呼聲，這是人類最高的呼聲。

然而高爾基何以能夠超越一切老牌文人的傳統論調呢？何以能把握住千百萬大衆的心靈呢？這裏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個，便由於他體味過窮困的一切。他是一個手無分文的孤兒，投奔那位開染坊作的外祖父。舅舅們兇殘地淩辱他，外祖父也不時痛打他。他只得逃到森林中捉雀兒，檢枯枝去。不到十歲，他居然已經做過漆匠徒弟，畫工徒弟，受盡毒打和磨難；但是他終于逃出去了。過後因爲生活的逼迫，不得不再去做廚房的下手，做麵包工人，以至于過乞兒的生涯，過流浪人的生涯。經過這一切，他終于深深地體味到看察到碼頭邊、地窖子下、閣樓上、烟囱中間扎掙着的一羣羣不幸的大衆的悲慘，更使他發見這一羣羣外貌雖然垢汚襤褸，內裏却蘊藏着潔白燦爛的靈魂。高爾基更表同情于婦女。他整個不幸的童年，他只難忘恩于他的白髮婆婆的外祖母。伊那慈祥的面容，伊那溫慰的庇護，伊那掛着眼淚爲他所講的故典——總之，伊的源源不絕的慈愛，助成了日後高爾基光華燦爛的智慧，因此在他的詩文中，即使一個偸兒，一個强盜，都有一種高傲的人格。他描寫女人，完全出以莊嚴敬欽的筆調。他說女人是人類的慈母，是聖母似的當被尊重，在母親那長篇中，高爾基很明白地指出一個女人是如何的慈祥、熱烈、勇敢地放下了自己，爲光明而奮鬥，爲大衆而犧牲。高爾基曾經說過他爲女人流了不知多少的眼淚。這全是因爲他看到太多的人在辱侮着女人。

現在高爾基是走了，世界各國大小作家們，應該傷心追悼這文壇巨星

之隕落，看自己能不能繼高翁之後而創造些同樣偉大的作品。高爾基走了，全世界的勞苦大衆們應該悲悼無產者導師的喪失，看自己能不能用更堅強的鐵拳和黑暗中的魔手——特殊階級——搏鬥。高爾基走了，被壓迫的婦女們，應該哀悼偉大的婦女同情者的逝去，看自己能不能用更大的努力，完成男女完全平等的任務。

—本刊前期要目—

▲每月評話
內戰乎抗日乎？……石音
爭取代表名額以前……石音
紳士們的矛盾……秋帆
▲論壇
民族危急與婦女當前的任務……白雲
婦女與婦女刊物……沈茲英
蘇聯婦女的地位……怜青
為援沙婦女請命（通訊）……姿愚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閔劍譯
全國婦女救國會告姊妹書
▲實生活
我從家庭到社會的經過……期平
▲文藝
我們的控訴……牛作野

評兩性嫉妒觀

柳朋

人們對于兩性間的嫉妒，自來有正反兩種不同的看法，在正反二說中，又有各自的營壘。

（一）贊成派　贊成派中又分二說：一、妒為婦德說，二、妒烈情熱說。

一、妒為婦德說　嫉妒在中國自來被視為婦女不道德的惡行；但同時也有一部份人持相反的見地，視為婦女的美德。如淸代的俞正燮先生，便是一個很著名的代表，他在那篇在當時有犯冒大不韙嫌疑的妒非女人惡德論裏劈頭就單刀直入的說：『妒在士君子為惡德；謂女人妒為惡德者，非通論也。』他認嫉妒為婦女對于男子畜妾嫖娼的不得已的反抗，歷代禮法既准男子納妾畜婢而不許婦女再嫁，為妻者自惟以嫉妒來作自衛的武器，因而他說：『妒者婦人常情』，並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他根據易經的『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主張夫妻愛情的專一，澈底剷除嫉妒的根苗，使婦女無可妒。他的『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很具體的表白了這一點。夫納妾而妻妒既屬常情，因而便有『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的結論。

二、妒烈情熱說　『有愛必有妒』，這是西洋及近代中國一般人所堅執的信條。相愛男女中的一個有和第三者發生類似關係而對方表示嫉妒時，纔見得他的真情熱愛；否則，不是他自己也別有所戀，便是根本沒有愛過那個移愛者。即如喻嫉妒為破壞戀

愛之樂園的秩序的最大歸徒的加本特(Edward Carpenter)，尚且不能不矛盾地承認兩性間的嫉妒「至少在一時期內是自然的，普通的」；「常戀愛的兩人在沒有滿足其慾望以前，他們常非常銳烈的感到」；在兩性結合中有一方不十分滿意的情形，嫉妒甚而至於「要延長至蜜期也說不定」。世界許多重要文學作品上，隨在可以覓取愛妒不可分的痕迹。在不少知名的小說家看來，兩性嫉妒甚或是宇宙間最重要的單一動機，他們一方面描寫其痛苦，另方面發揚其偉大。如保爾格(Paul Bourget)、伯勒浮特(Marcel Prevost)、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等作者的作品中，都含有顯著的成分。就使莎士比亞，也教他的劇中人奧色羅(Othello)說：

「我寧願做一隻蟾蜍，
生活於牢獄的烟霧之頂峰：
我不願意我愛的東西
給別人去享用。」

至於一向鄙視婦女之妒的中國，在歷史上很負盛名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長生殿等，其中也隱然襯托着嫉妒隨附異情深愛的意味。

(二)反對派　反對派中也分為二說：一、妒婦亂家說，二、妒反社會說。

一、妒婦亂家說　以嫉妒為亂家而又把嫉妒專責于婦女者，常以「禮儀」之邦的中國為代表。中國對于嫉妒，自古就有嚴酷的批評和制裁，男女聖賢以至於匹夫小子，對此均不約而同地不稍寬假。不過中國因為久以男尊女卑為國家社會紀綱之一部，男子為所欲為，無所用其嫉妒，即有，，不為社會所故意誇大和播弄，故它就無形中成了婦女的專利品。妒和婦在大多數人腦筋裏，差不多是下意識地連結得不可分解了。婦女而妒，在道德上就算犯了大逆不道，醜惡卑鄙的死罪。孔子在家語上明說：「婦有出七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男女一經配合，即「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的，孔子為我國唯一聖人，重要禮教的鼻祖和辯護人，他居然把嫉妒列在出婦原因之一，當可想見其對于嫉妒的深惡和痛疾。此外戴禮也有類似的記述：「婦有七出三不去：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出；妒出；有惡疾出；口多言出；盜竊出。」嫉妒究竟為什麼如此罪惡？家語上註為「謂其亂家」；戴禮上註為「妒為亂家」；小學上也註着：「妒亂家也」。推其用意，無非謂婦女犯了嫉妒，丈夫就不得痛快畜妾和宿娼，家庭的和樂空氣失了保證。前漢以著列女傳聞名的劉向，

他的那部大作的最後一篇——尊婦傳——，就以淫、妒、煩惑、背節、和棄義五者為婦女的鑒戒的。東魏名臣元孝友，他簡直以婦女的嫉妒，是姦淫兆興的源頭；因為男子在家庭感覺得不暢快，便不能不向外取樂了。他上孝靜帝奏中說：『……夫妬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甚至宋朝儒人司馬光，也曾有過這樣的主張：『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茍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娶妻必娶不如己者，免得伊挾富貴而驕妒，這裏很明顯的映出了嫉妒為女禍的思想。其實婦女嫉妒不僅不容于道德，而且為歷代法律所制裁：唐律疏義云：『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妬忌；七惡疾。』明律和唐律相同，清律則稍為寬泛。清律輯註：『七出者，例應去之也，三不去者，例應留之也。義絕必離，姑息不可也；恩絕勸離，強合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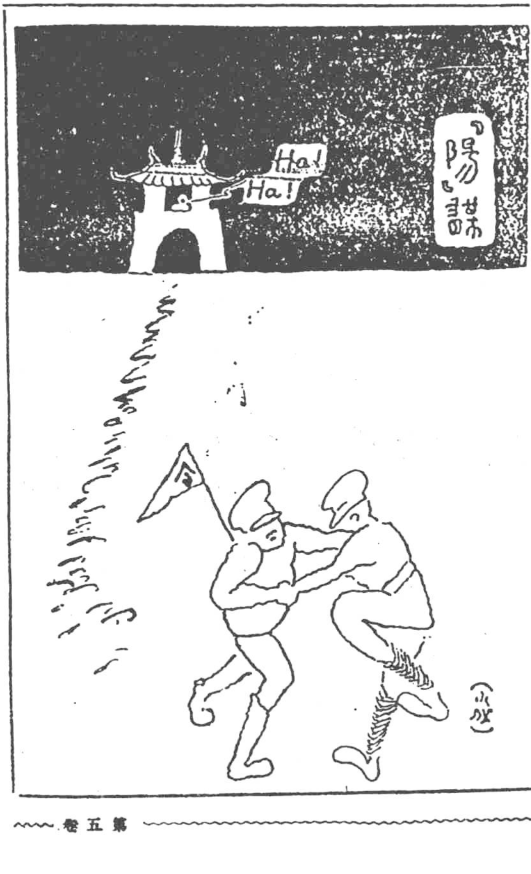
二、妒反社會說　視嫉妒為有礙家庭的幸福，社會的安寧，以及人類的向上者，歷史上也大有人在。如愛倫凱說：『嫉妒像一切的黑影一樣，在晨夕光弱的時候很多，到了午時的清天白日，就不見了。』伊以為嫉妒的黑影，祇有在愛情的光輝不足的時候才會出現，是兩性間愛情薄弱的表徵。加本特則說嫉妒為破壞戀愛樂園秩序的最大暴徒，人們心中的情緒領域，一旦受其侵入，即會如火燎原，成發着酷烈的痛苦。它不但妨礙家庭的幸福，更進而毀壞整個人生的意義。愛理斯（Havelock Ellis）對嫉妒的攻擊更為猛烈，他說：『嫉妒是破壞家庭的主力』，『它能予社會以『惡臭的影響』，『它把愛之神聖的寶壇化為紊亂的和可怕的地獄。它造成了誘致自殺，把數千人趕到醉鄉的家庭』。他否認一般人的所謂『正常的嫉妒』（隨愛情自然而至的妒心），他說『那常常是遺傳的或病理學的；即使最好的評價，也不能超出野蠻的動物痴恐的範圍』。因遺傳的作用具有很深嫉妒素質的男子，在他看來，不僅傷害了他自己的生活，並且還傷害妻的生活。所以他主張這樣的男子，應該自始不結婚；人們應努力把嫉妒從人類的頭腦中根除淨盡。

× × ×

關於正面的第一說，即以嫉妒為婦女的德行的，其動機雖由於同情婦女的性的不自由以及對于男子隨心所欲的憤慨；但其根本觀點是不正確的，不曾脫離因襲的『婦人之所以事夫

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的依附的老套的。因爲夫納妾嫖娼而妻以嫉妒制之，徒然表暴妻以消極的方法尋求固寵之道的醜態，謳歌婦女的嫉妒，無異謳歌婦女的取媚男子，在主觀上也就是犯了男尊女卑論的錯誤。兩性間戀愛之保持，事實上並不是嫉妒所能爲力；卽能，欲與男子站在平等地位的有獨立人格的婦女，也決不應採取。

關於以嫉妒爲眞情摯愛之流露的一般說法，其間雖有一部份的眞理；但也不値得我們完全的同意，我們解剖失戀的一方心中所懷的嫉妒，這裏面所包含的成分，並不如『有愛必有妒』論者所說的簡單——純粹的眞情摯愛，這裏面是蘊著憎惡、悔恨、和憤慨的各種複雜的情緒。當一個第三者插足在一對戀愛的男女中間，那個被奪去了愛人的角色，便會覺得他所愛的對象爲第三者的加愛所沾污，乾脆地說，他心目中的愛者，污穢地成了『被嘗過的酒』。而在這種心境之下，他所能感覺的，只有對對方的深切的憎惡，以及自身的虛榮和高傲之被損害的悔恨。此外，如移愛者爲妻方，則丈夫的所以感覺嫉妒，嘗由於所有物——妻——不能隨其支配的憤慨，而非出於愛妻的深心。至於妻方，則因恐慌藉以生活的飯碗或誇耀的『衣服架』之喪失而生憤激的反感。中國社會上幾乎日常可以找到這些論



斷的材料。下層社會中丈夫對于『冶外務』的妻子的身體上的刑罰，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可以將伊痛打毒毆，甚至用奸夫淫婦的罪名將其置之死地。我們單拿『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一句話，儘夠說明其爲愛爲恨了。在上層社會間，同一情形下所表現的狀態雖不見得便如此粗暴和顯露，但是精神方面的虐待和敵視，却有更不堪設想的程度。

至於反對方面的第一說——妒婦亂家說——，那完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偏見，不值得多加批駁。以嫉妒爲婦女獨具的劣性，毫無事實的根據，一味武斷地倒因爲果，這是男子在性的特權上的極致。他們一面憑藉經濟的優勢禮教的袒護，窮奢縱慾，實行多妻濫淫，一面却壓迫婦女，不准有毫厘的反抗以礙其所作所爲，因而多方佈禁生擒嫉妒的羅網，以圖連根消滅自身道途上的障礙及其身爲男子的權威。所謂妒婦，不過他們想在道德上消滅婦女反抗的一勞永逸的長策。所謂妒亂家說，更不過是男子嫉性放縱之理論上的杜撰的橫理。試問男子不妒，爲什麼要把淫僻作爲七出之一？亞里斯托芬納（Aristophanes）的脫司莫法里祭典中一個希臘女子演說暴露與依利畢特司（希臘劇作家）的妒性說：

『他（與依利畢特司）以何等的惡言侮辱我們！
他的舌頭有靜止的時候的麼？他在聽衆的悲劇或合唱中，
將我們叫作潛行的野狗和男子的誘惑者，
將我們當作歡喜吃酒的、不誠實的、多嘴的、
一毫不值錢的男人的贓物，
所以男人看了戲回來，就用猜疑的眼光，注視屋子的壁角，
好像有情夫藏着的一樣！
此外，又不許我們做任何事體，
他將婦女的懷疑，深深地種在男子腦裏。
假使女人編一隻花環，立刻便疑心我們有了情人，
我們在家中遺忘了一件物事，丈夫便問：
「這是送給誰的？
送給從考玲德來的男客吧！這是一定的。」』（見倍倍爾：婦人與社會中譯本第四九——五一頁）

中國之大，不知有多少與依利畢特司，不過整部對男子寬容的歷史，不會把他們記載下來罷了。

關於最後一說，主張者自身原有一部分的出入，他們雖異口同聲認嫉

妒爲破壞戀愛和家庭的暴徒，反社會的人類情緒之黑暗面；但是對于嫉妒之由來，却抱着不同的見解。如愛理斯說：『嫉妒的基礎，是在動物生活的最初所見的根本的本能。』他同意笛卡兒嫉妒是關於佔有保存慾的恐怖之一種的定義，因而他結論說嫉妒乃是動物性和野蠻性的遺物，在未來的文明社會中，是不許有什麼支配別人的自私的情緒。但照加本特的意見，却把嫉妒分爲自然的與人爲的二種，前者是自然的、普通的，而後者則係基于所有觀念。因爲兩人對於嫉妒的來源有不同的看法，其所歸的結論，也就隨之而異。愛理斯以嫉妒爲顯然和一切文明的傾向不一致的東西，它將和人類許多其他的罪惡不能永久存續；嫉妒的要求，是和結婚權利的要求一同崩壞的。而加本特，則以爲到了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財產觀念消滅，人爲的嫉妒必行消滅淨盡，而此外的熱情，將在人們的情緒中沉靜而爲比較合理的事物。這裏加氏的論斷雖較愛氏的爲深入一層；不過他仍然沒有把嫉妒的全面予以澈底的分析，取得各方面週詳的說明。他們僅僅道破了嫉妒原動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諸面。而愛氏的把兩性嫉妒作爲一種人類原始的本能，尤缺乏科學的根據。我們知道人類在原始時代，完全無所謂兩性間的嫉妒，在許多原始民族中，把妻子借給客人是一種很普遍的習慣，我們祇須一翻人類婚姻史或家族進化史，馬上就可以集大批的材料。在亞、歐、美、非、澳各大洲上，幾於無一沒有此類的事跡。可知嫉妒實非如戀愛之爲人類原始的本能，而不過是私有財產制度發達以後的一種所謂『文明』的產物。

× × ×

總之，嫉妒並非如婦德論者爲婦女反抗男子性之不道德的唯一有効武器，也不是如有愛必妒論者爲眞情摯愛偉大的流露；片面的妒婦亂家說完全是男性中心社會鎮壓婦女反抗的說教；而嫉妒爲反社會的情緒說，才是嫉妒確切的估價。不過它不是人類原始的本能，也非係單純由於所有權觀念或因佔有慾恐怖而起的衝動，而是財產觀念、貞操重視、和憎惡感情三位一體的惡魔。這種跟蹤私有財產制度之建立而俱來的剝蝕人類幸福的隨附情緒，勢必依然跟蹤私有財產制度之崩潰而俱去。所以，期望免除嫉妒之軌的人們，惟有從速促進新經濟制度之實施！期望樹立兩性永久幸福的人們，更應該從速促進新經濟制度之實現！

歡迎直接訂閱

結束思想的從屬

淑 華

一對毫無血統關係的男女成了夫妻之後，他們的面目、態度、舉動等等：常會兩相近似。一對思想並不相同的男女發生了婚姻關係之後，多數會接由近而歸統一。不過面目、態度、舉動等等的近似是相互的，那就是夫或妻各有其像對方的地方。至於思想，那是屬於片面的，夫妻中的一方的思想完全像另一方。

外史和文學儘管說因王氏而始有秦檜的賣國，因Lady Macbeth而慫促成Macbeth的弑君；但是夫唱婦隨是更多，是更近乎事實。一個本來就無所謂、莫明其妙的柔弱女子，結婚之後，設然會立刻跟上丈夫的『思路』，以他的主張為主張，即在一個比較有獨立思想、胸具成竹的有個性的女子，到頭來大致也總會和丈夫一鼻孔出氣。伊們的哲學是：愛的總是對的；而沒有一個妻不愛其丈夫。

我們承認情投意合是夫妻關係的必要條件，恰如志同道合是友朋關係的必要條件一般。不過情是感情問題，不投應該設法使其投；意却是一個理智問題，不合的不能勉強叫它合。情投而同時意合固然最好，若情投而意不合時，要使雙方意志也相融洽，歸併到一方面，總得看看還是個『什麼意』才好。譬如漢奸太太和漢奸感情上並無什麼過不去，但漢奸太太要接受漢奸思想之前，應該攻擊攻擊它的自私性和對于民族國家的毒害。

有人以為循此發展，雙方的感情必然因之破裂，危害及婚姻的前途。實則發這種議論的人，他本身先犯了丈夫中心的錯誤。要知丈夫的思想不一定正確；妻子並無盲目附和的義務。丈夫當漢奸，妻子應以知己的資格，竭力指摘其謬誤。不聽，伊為潔身自好起見，自惟有和他脫離關係的一法。如其為了感情而不顧理智，那伊根本只配做感情的奴隸，丈夫思想的附庸。

婦女地位低落的原因，是經濟從屬、性之從屬、以及思想從屬的總和。經濟從屬，得以社會制度的改變而解脫；性之從屬，得以經濟獨立之實現而解脫；而思想從屬，則必須以客觀的社會條件和主觀的自覺為解脫的關鍵。近百年來婦女對于經濟從屬和性之從屬的加害，已有澈底的覺醒，且施以猛烈的抨擊；然而於思想從屬一端，却可悲地不獲同樣的發展。殊不知經濟從屬、性之從屬不過為陷婦

女於非人地位的勢力，而思想從屬，却是陷婦女於永久非人地位的勢力。婦女解脫了經濟從屬、性之從屬的地位而不解脫思想從屬的地位，伊們將不過具有一個解放的外形而沒有解放的實際。

『思想奴隸的時代已經完了！』讓我們跟着柯崙泰女士大喊一聲。婦女們，抱定自己的主張，忠信于你們自己的理想；千萬不要爲不肖的丈夫們所同化！感情和思想勢不兩立時，寧可由感情給思想犧牲，切不可叫思想遷就感情！我們引領期望着眞正爲『意見不合』而與丈夫脫離關係的主宰自己思想的女英雄的出現！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婦女和文學事業

Gertrude Atherton 著
胡青 譯

柯蕩德女士爲美國現代多產作家之一，著有女法官、美國太太和英國丈夫、何理阿及其時代等著名小說三十四種。伊留法多年，曾獲法政府所頒榮譽獎金二次。

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之門，像『寫作』一樣地給雄心的青年事業家或麵包掙取者以方便，這是因爲它的枝枒比任何其他的藝術來的衆多，而且隨時有發長新芽的可能。長篇小說、戲劇、散文、論著、雜誌上千萬種的專論、電影所給開闢的新路、劇評、書評、以及新聞事業，是最顯著最有利的幾種。

我把長篇小說列在第一，原因是它最難於成就，把新聞事業殿尾，是因爲它貢獻最多而的機會而需要比較少的所謂『創造天才』。當然，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因爲創造，意思便是無中生有，反負爲正，這個用語，不過拿來劃分想像作者和報告作者的領界——雖然有許多新聞記者必須知道從紊亂中求秩序是什麼一回事，而許多掛名的小說，僅僅是蒸化過的報告或甚至於連這一層都還勾不上。

關於戲劇的寫作，除了下列兩點外，我不能貢獻其他的意見：(一)教授這一類難的藝術的學校，應和大學相聯繫，(二)初步的必需，是一種特別的腦細胞。

影戲的編寫，似乎包含腦中一種新的幻想，這種幻想似乎日在擴展中，所以青年作家不必灰心。要想寫一齣動人的影戲，最好把它寫成短篇故事的格式，把它刊登在著名的雜誌上

，然後投到影片公司去。如果它適合一般需要，那進身之路就隨處可得了。主腦影戲編製人的報酬，差不多和有些明星一般豐富，許多人都賺得很可觀的生活費。但是不可用影戲的體裁送進去，也不可就著名的小說編排。每一影片公司都有它自己的人員，外面的人是用不着的。神蹟偶爾也有過到的，不過最好還是顧到慣例。

照我想來，無論那一型的小說，再沒有像在報上努力一年的練習之好。這是我平常對於任何來接近我的有志青年的忠告，這一點，對婦女尤其來的正確。

最近以前——現在情形，也不過在某種限度內改進了——婦女一向過庇蔭的生活。當時男子日常和生活的多頭蛇接觸，婦女除非擺脫一切束縛（當時伊們很少寫作的）．却很少家庭圈以外的接觸。假使反之經濟條件將伊們趕出家庭到社會，在某種限度內伊們會和男子一樣，但總無法使非斐然。不過，它們予受庇蔭的婦女以廣大的利益，而能從一年新聞事業中獲取最大利益的，也就是這班婦女。伊們現在一個月內所學的，就會比從前在一生中所學的更多。一個訪員須遍歷警察法庭、夜法庭、罷工，只要有一滴『新聞』可採，就得被遣派出去，從一件汽車災禍的事情以至一個大學校長在開學典禮中的演說，或是一件暗殺案子的審詢。

伊得會見各種各樣的男女：政客、警察、法官、正直律師和惡訟師、女犯人、時髦婦女、名流、以及大牌氣的舞台明星等等。伊不特和多種樣的自我主義者發生密切的接觸，且據有都會記者的閱歷，伊就得訓練成儀式的感覺。不過至多兩年夠了。新聞體裁是一事，文學體裁又是另一事，二者決不可相混。

在那時，伊已具相當人生經驗的基礎，一個『創造作家』的第一項的必需之基礎，伊決不至於不了瞭解自己到底有沒有充分想像力把生粗的戲劇變爲小說。

這不是說目前許多小說都含有很多的想像力，這裏也給那些無創造要求而仍願做寫作事業的人以希望。許多成功的小說，照我方才所暗示的，實在比一個頭等記者所做的一篇驚人事件的描寫來的少想像力和天才；不過這也許是因爲廣大的讀者羣比作者更少想像力，從而對一種日常生活的報告式的臘寫，感覺着自然的共鳴。不但如此，這一型小說如果例外地寫得好，而且還準會因類似的理由受批評家的讚揚。

報紙是有它的範圍的。那些無法插足到人滿爲患的報館裏去的人，我

勸伊們進新聞學校去。那裏，在可欽的教授指導之下，熱望寫作的慧心，就得教成到小說之路所必需的多般的生活，受格式、謀劃的技術問題的教育，人物的描寫方法，以及出外收集新聞等等。在這泉源用心研習的結果，也許不是文學，不過它們常受豐厚的代價，並能列身於任何深思、勤勉、和果斷的人的隊伍。還有伊必須不斷研究人生——不可不在寫字檯上放一部羅氏特辭源。一種狹隘和重複的詞句，會使大家覺得單調，除出那最平凡的讀者。

至於其他比較低能而也具有多少設計能力的人，那麼現時有不少流行的三等雜誌，可以容納伊們所能寫所願寫的作品的。伊們需要較少的教育，較小的詞格，用不着什麼體裁，不過是多少講故事的小技便夠。

在這個項目中，我不把惡意的偵探小說神怪小說也包括在內。把機械的作品及其所應得的蔑視丟開一邊說，一種第一流的神怪小說，確非一個毫無發明天才、熟諳情節、以及具有認識和處置一個問題能力的清晰的頭腦的人所能寫的。這種故事大概是錯綜多疑，而作者的思路却必須有條不紊、直接了當。這必須聚精會神，但終極又萬不能導入邪途，必須用一種特別技巧寫去，使機警的讀者有一種能預猜其結局的機會而又時時苦悶若。這不但需要結構，而且還得具清楚的銳利的人物特性，用一筆流暢的英文寫着，不違離文中的主題。第一流作者曾寫過神怪小說，第一流讀者曾看過它們。但是讓初學者和少素養者避免這個小說的刻薄的支枝，如像他們避免高級數學的論文一般。這裏也可以說一說，過去有幾部最好的神怪小說，是出于婦女的手筆的。

目前第一流著名雜誌實際上都登載最有聲名的短篇故事家的作品。報酬是很豐厚的，他們的生活程度，也是很高的。十年前除了四大雜誌之外，如果有人請他寫一點短篇故事等作品，就會覺到受侮辱似的作家們，現在却繼續不斷地在七八種類乎此的刊物上發表其作品了。自然，這一切好的作品，提高了雜誌的水準，而那些幼稚的作品，情節散漫的故事，就很少進身之路了。所謂四大雜誌，是怕情節、怕任何廣大範圍的生活描寫的；它們的小說，大部分關于人物的研究，一個對人性和自然有心得、對體裁有素養、而沒有想像力或創造力的能人天才的智慧作家，就能在這些有身份的文藝刊物上找到伊們作品的高價市場。偶然間編輯先生也有破例登一篇權威而使人難堪的小說，那麼、這期刊物，據說就會被閉在粗布套中

，要幾個月後才受購閱，令被保守的定戶的抗議信圍攻得體無完膚。

觀乎上述種種，可知想用筆來維持生活的人的路途是很廣濶的。筆，在現時，在一個敏捷的能打字者看來，已經是落伍了，不過寫初稿，仍以用鋼筆或鉛筆為上，因為在這些溫馴的用具和腦中的思源間，似乎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有志文學者完畢了伊的功課之後，無論是在報紙上或在新聞學校中，最好沉靜地坐下來，致在致在伊自己的能力。不過這裏是假定伊已經讀過文學上最佳的作品，同時也不放過那些最低劣的作品——後者有時也有極可為訓的。如果伊自知具有精確的想像力、創造力、一種文體的初步條件，至少，對于人物和格式的透澈的理解，而比一切都緊要的，便是即使伊有少量的進款、毫無負担，伊也得選擇去走這一條路；去爭取文壇上一個崇高的地位，而信賴時間和高級讀者的共鳴將給以金錢上的報酬。事實上，要一個抱負遠大的初學作家去想伊的藝術以外的事情，是不大可能的，雖然經過多少時間以後，也許會有事情適令伊偶爾用一個平凡的題材而不期待着一個偉大的來臨。不過這種作家，終極必以其最佳的作品受評，而因偶然餬口之計所生的事故，也不至有損其文名。這些作家，當然，是鳳毛麟角，是偶然顯現，是任何國家文壇上的鮮花。特出的天才是和若干量的明達相連的，有些人因灰心了，便半途而廢，但堅認毅力，終于在無形中把他人帶上頂顛去了。

屬於這一型的人，我勸伊去受論理和哲學的專門教育。還有，旅行，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還有一種很發達的人，我沒有比職業小說家更好的名詞叫他們。這一型的人物，我可以用當代一位很有名很賺錢的作家對我所說的來形容：『寫作對我是一椿生意，正如其他的生意一般，』他對我說。『我沒有發現我自己有寫小說幻想力以前，我嘗試過保險，做過二房東，辦過農場。後來我就決心從這裏做一筆生意，因為我覺得祇要懂得這個玩意的，就有錢可弄。我知道某一部份羣衆的嗜好——恰如編電影者所做的——我就迎合他們的心理。我每天寫這麽多的鐘點，一年可以出一本小說，我把它陸續刊登，後來再賣給影片公司。我寫得不差，因為我受過大學教育，不過我看不起體裁，不願意在這上面浪費光陰。有些讀者被體裁迷惑了，但是對一般讀者，這正是他和作者間的一道隔膜，我不能說我比那些用苦功的人來的喜歡寫作，不過這是一種非

凡好的生意。」

這個人確有把故事描寫得博衆歡的才能，最不精細地繪描人物的特性，但却是一個優美的匠人。實情是他即使想上進，也無法上進，而這一點，也就是自足秘訣的所在。他的大作，常刊載在流行的最好的刊物上，因爲他的英文無可指摘，他的道德，也沒有瑕疵。

他不過是以寫短篇故事爲職業的羣中之一人。刊物既然必須有材料充實，飢餓的讀者既然必須予以飽足，那麼，研究他們的羣衆心理的作家——或說他們的刊物的羣衆——，也屬無可輕視，因爲他們對於共，即說不是對人類幸福的最，至少對人類快樂和解愁的最有所貢獻。廣大的人羣過着無聊的生活，一部充滿行動和羅曼史的小說，或者關于蕪雜的社會，或者關於大自然的，將給他們一點對于人生的簡略而生動的感覺，也能把他們從可怕的日常軌道中拖些起來。

像這班作家所有的技巧，開頭時也許是小的，不過無輪什麼人，祇要孜孜不倦，看報，看他們所熱望的小說，搜求計劃、方法、態度的啓示，總能獲得類似的發展。

我把長篇小說放在最後，因爲這是一個困入的問題。這個用語，適用於任何包括許多關于四五個人的談話的故事，分析得很清楚，或者適用于一整充滿事變和動作的長故事。兩者都含有些作爲和吸引若干羣衆的力量，但沒有一種配稱『長篇小說』，它，畢竟是散文故事的最高發展。

我常常想建築學對于志在寫長篇小說的人一定很有裨益，因爲這兩種藝術並沒有不近似的地方。長篇小說，不論作者的天賦才能，是一件結構、形式、基石堅固的許多樣式的許多房室、以及後門邊門不比房室正而建造得不堅的事情。反之，就有偏重之弊。它雖然好好地起頭，中途却要傾頹，或者終局必至瓦解。不過每一自以爲是長篇小說家的人既不能研究建築學，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研究，那麼只有學習、當心地研究技藝高明作家的小說，才能逐漸推近他的藝術。

技巧，不必說是和感悟一般的重要，而且還更可靠些。引誘者向前進，有時使他一直看到終局的，就是那隻可靠的手，其程度並不遜於天賦的才能。每一樁事故應該從人物中產生，再出演在他們身上，引起別的事故。如果要插入點綴的場面或是對話，不該隨隨便便。每一個字應該是鎖鏈中的一環。計劃在小說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爲計劃有一種旋轉機，而長篇小說該是一種具有精選題材的故事式的傳記，單刀直入的。

說明了這一切之後，我們可以說，一個長篇小說家，像詩人一樣，是生成的，而不是做成的。他或伊，無論對故事，對人物時性，都須具比才能更進一步的長處。伊必須有維持這種延長努力、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字的能力，有把生命灌輸入人物的能力，而不僅僅是了解他們或者分析他們。一本當中有破綻的小說，是少有被看完的；又因小說上不大採取那不斷的演劇般的事變的格式，而也許有幾面在弱志的讀者看來太過嚴重的，那麼一件大大不白的事情，便是突然的下降，這，多小不過是作者方面先天性心志上的不檢。伊不能夠『維持』。許多有相當聲譽的作家，他們把這種以及別的弱點掩蔽在一種成熟的體裁和動人的描寫之下，從不振發書中的人物。讀者得用他自己的想像力把他們從字句中釋放，用視官把他們推入暫時的生命。這種作者有他們的得時時，但很少希望在文壇上佔據永久的地位。維持到底吧。灌輸生命吧。這是要素中的兩點，雖不是完全小說中的一切。沒有這兩者，作者寫一本長書，如果寫得好，不過有多少的趣味，却再不能有別的了。

長篇小說還需要長期的做學徒。不像短篇故事，它的藝術可以在任何新開學校中馬上把握的。初學時還是先寫短篇，今日最著名的小說家，早年時都曾一步步走過來的。有充分篇幅的長篇小說，需要練習、經驗、對于人生廣大的知識、大量的教育和思想。每一篇長篇小說，就是上好的歷史。它不見得具有使人在五十年後還愛讀它的難得的魔力，但它也許被當做一種對當時態度的參攷，或者因為它反映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而被用。

歷史小說，是另一回事，它不但需要研究的僻性和無限的耐性，而且還須有使死者復活的天才。它包括把作者自己置身過去，像一般聰敏人日常生活中很有生氣、有個人生趣地生活在死去的時代的能力。對那時代的一切習慣，一定要像伊自己時代的同樣熟悉，那些人物，不過是過去書本上的名字，必須是伊的朋友和熟人；伊必須呼吸伊所描寫的國家的空氣，吃異國的風味，熟悉它的政治、日常遭遇、甚而至於街談巷語；時時教那警戒伊人類天性過去和未來總是相同、的燈塔之光護衛伊。假使伊對自己的時代和人物還沒有研究過，伊就不配去描寫別的時代。

如果你不能夠斷身在那些過去的大小人物中，像他們自知和當時代人知道他們地那樣知道他們，着實以報告報告眼前為妙。不過祗要伊肯努力

，感覺一種興趣，感覺從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的寬鬆，能寫歷史小說的人一定是很多的。

在對有志插足文壇的人已盡相當鼓勵之後，我可以把這篇文章來作一結束了。今日必定有千萬男女在做寫作工作。他們或爲愛寫而寫，或爲必須寫而寫，或者不過爲不關心的成功常常給他們報酬，少受大家的批評。然而因爲有幾人數量的繼起者，這裏就發現了疾風似的希望、失敗、悲慘的窮困，像在別種比較少誘惑力的事業一般。

一個短篇故事家小血管突然乾涸了，或者雜誌社討厭他了，他的家庭，本來也許過慣奢侈生活的，或者至少舒適生活，就要突然陷于困窮了。經濟的作家很少，會想到發達不會永久長存的作家更少。

如果生着很費錢的病，施行割症，或長期的休養，那就會吸光所有的投資和儲蓄——假使有的話——，而債務會如山的高積起來。

負担家庭開支的男作家或女作家一旦被死神劫去，那穩定的進款的泉源就中斷了。作家們唯一的資本是一個腦袋，而它却可以在一秒鐘內失去其作用。

向美國作家聯合會要求去。常常接受投稿請求的會員死去以後，幫助他的寡婦，直等伊找到職業爲止。會員本人施行割症，或者因辛苦、不放鬆的工作而病倒，需要一點休養，也予以相當的幫助。有些幾年以前頗露頭角的作家，在長期絕望的掙扎之後，就不得不向這個組織請求幫助。這種幫助大概給得很祕密很和善的；那些經手請求的人，從不宣佈不幸的受佈施者的姓名。這個題目可以擴大，不過很痛苦。從來沒有一個月沒有會員來請求『一塊金洋或者照會所能給的再多給一點』的一層，是毋庸贅言的。很可滿意的一點是：請求者中相常數目的人是用來恢復體健和覓取某種機會的。自然也有許多是流落了，因爲聯合會無力永久供給其家用。

除非作家已經到發達得可以靠其投資獨立生活的階段，還是另外謀個職業、守住那個職業爲上。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四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讀者的吶喊

我們再也不能耐了

李少卿等

編者先生：

　共鳴是我們的老友，而　先生，又是我們的長友——我們雖至今未曾見過　先生，但　先生的文章，是我們所久已拜讀的。我們好久有着這樣的一個願：發表一篇對於國事的文章，教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來簽名，想借集體的力量，去促醒誤國者的迷夢。但有的同學說，這可成了宣言了，人家又要說我們有什麼『背境』，有什麼『黨派』了；結果你的宣言式的文章倒沒有給發表，你的罪名倒四處揚溢了。還是明哲保身吧；中國是正需要正氣之士啊——伊的話雖一時澆滅了我們心頭的烈火；但我們的心，却始終不曾冷——日帝的炎威，只有增加它們的熱度。

　話是已經像骨頭的梗喉了，非吐不可；但吐到那裏去呢？這却成了難題。聽說上海有一個新辦的報，很敢說話：可是我們處在窮鄉僻壤的人，那裏來的『門徑』？但天像無絕人之路，　先生編輯共鳴的好消息，終于帶給我們了。

　以下這點小意見，不但是我們三個人的意見，實在也是同學們的意見。我們想　先生一定能予以共鳴，全國同胞，也一定能予以共鳴的。這裏我們敬懇　先生惠予刊登；至于文責，聲明當由我們三人同負。敬請

撰安

李少卿
倪　弼　仝啟
吳鳳英

　一個人對於一件困難的事情，普通大致用兩種態度中的一種對付它：一種是勉為其難，竭盡個人平生的心力去做它。一種是退避賢路，自知能力不逮而請高明的來幹。第一種是積極的態度，我們很欽佩。第二種雖是消極的態度，但我們也很欽佩。但如果他既不能勉為其難，竭盡個人半生的心力去做它，又不能退避賢路，請比他高明的人來幹，那他只是無恥的戀棧，卑鄙的苟延。這件事情的困難程度不惟無望消除，且有增進的危險。這種態度，我們萬萬不能贊同。

　一個執政的集團對于國難也是如此。它應該第一步審察審察自己的能力：如果自己的力量是有解除國難的可能的，那麼就勉為其難，努力朝着

目標做去。反之，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除國難，前途也萬無解除的可能，那麼，最光明的態度，便是退避賢路，讓高明的來幹一下。如果本身對國難既沒有辦法，又不肯退避賢路，那它的罪惡，就超過無恥和卑鄙，因爲國事不比個人的事情，耽誤國事的罪惡，決不能和耽誤其他的事情同日而語！

現在中國是在極度嚴重的國難之中，當局者應該快快審察審察自己的能力——足以解除國難麼？前途有沒有解除的可能？有可能的應該怎麼樣？沒有可能的應該怎麼樣？陰陽怪氣，我們民衆再也不能耐了！

李倪三先生：

大作寄來時，我們還沒有適當的欄可以發表，所以一直延擱到現在，好在它並沒有失時効，這是我們於抱歉之中聊以告慰的。

編者

橄欖

亞玉

最近上海有一位『聞人』做壽，躉有不少的當其列名發起慶祝人中，覺有不少的當代要人。這大概是『君子不忘北本』吧。

× × ×

『識時務者爲俊傑』，現在我們具有先見之明的同胞，不是赴日『考察』，便是在國內攻讀日文。據說這樣一來，前途未可限量，在天皇陛下，說不定還有叩頭稱臣的資格呢。

× × ×

耶穌說：『愛你的仇敵』；『人家如果要你的外衣，你應該連內衣也脫給他。人家如果唾你的左頰，你應該把右頰也讓唾』。可見親日漢奸不特今生命定坐享富貴，來世還有進天國的資格呢。

× × ×

府官僚不答應老百姓的請求，便嚴厲地說：『那不行』或『礙難照准』；但新官僚不答應老百姓的請求，却很婉轉地說：『非常同情；一定竭力幫忙。』

× × ×

中國有一種半柏油半石子的特別馬路，分給汽車和人力車走的。因爲汽車裏面的人很尊貴，有要公要辦，所以應該給以平坦的柏油馬路，庶幾免傷貴體，『按時』辦公；人力車上的賤人，光陰既不值錢，震壞了腦袋也無關國家大事，所以不妨讓他和車夫一同吃點苦，磨練磨練忍耐功夫。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 著
闓劍 譯

第二章 不滿之撼動（1837—1850）

——普選主義者——婦女之政治上的權力——開羅林諾頓——一八四〇年反奴隸會議——過激主義中之婦女參政的接受——

我們前而已經說過，當時對于婦女地位的不滿與不平，早已在個人心中萌芽。爲强制「保護」的必要部分的種種限制，種種約束，種種不公平，激怒了那富有才幹、毅力、和抱負的人。伊們一個個各自劃出了一種例外的生活方針，對于伊們現在的社會各盡其力各獻所長。但是個人的勝利與例外的情形，雖則有加無已，總不能成爲問題最後的解決。一般婦女，愚蠢的婦女，以至于險惡的婦女，對于自由與自我的發展，本應有像最智慧的最好的婦女同樣的權利；因此，除了一個例外之外，凡闕得以逃避約束的人們，莫不認識了這事實。

不過，從維多利亞女王登位起，至佛勞倫司南丁格爾首創伊的人生哲學的時候止，在這二十年之間，社會上發生許多與婦女地位和『女權』運動有直接關係的事情。第一，在時代的前端的，便是普選運動。這運動起于一八三八年，在一個短時期內，曾經盛極一時。現在我們不必探討它的潛在的原因，也不必打量它的起伏，我們所必須注意的一點，便是在第一次權利自由請願草案中，特別提出婦女參政權這一個問題。提議者是一個細工木匠，名叫威廉羅維特

婦女消息

▼梧州婦女組義勇軍

目前兩廣抗日空氣極爲緊張，廣西梧州婦女救國會，爲喚起全國婦女奮起參加對日抗戰，特決議組織梧州婦女救國義勇軍，業於六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開始訓練。人數約四百餘人，其中分子，大部爲學生及機關女職員云。

▼婦女競選會又請願

全國婦女競選會以前幾度派代表向黨政最高機關請願要求明定國民大會婦女代表名額事不得要領，十一日復推李德全等代表四人，向二中全會請願。

(William Lovett)，他那時充當工會書記。不過這提議立刻就被刪除了。據羅維特的報告（註一），說是因爲『有些會員，恐怕這題目插入議案中去，有礙男子的參政權』。後來這題目在第三次修正本上雖則又一度出現，但仍舊因爲同一原因而遭刪除。那項爭辯原來很有理由，很切實；不過因爲它像婦運在其整個歷史上所必須爭論的一切問題一樣，所以它的初次出現，是很有意味的。

普選主義者雖則將婦女參政這件事放在他們的目標之外，然而他們並不拒絕婦女的援助，大量婦女政治會社都爲助進普選的目的而先後成立。當改革法案正在醞釀運動的時候，也有同樣的婦女會社。在一八一九年，其中的會員曾經參加批特羅(Peterloo)示威運動，並且還有好些人因此被殺了的。不過這班婦女，僅僅跟着男子一起跑，並沒有爲自身着想過。伊們的繼起者却來的更加獨立活躍，在這一點上，伊們着實受到普選主義領袖們不少的鼓勵。在他們的普通公開會議上，准許婦女有表決權——雖則最初嘗試這改革的時候，有人以爲滑稽，使來賓感覺羞喜交集。女代表也去聚普選集團的年會；也有純粹是婦女的會議，有時候人數很多。這些婦女會社，不時也提幾句關于伊們自身的話，而女權問題的討論，也曾潛入了當時若干的報紙上。（註二）。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曇花一現，待到一八四二年，多數熱心家，以及所有的一切組織，差不多都在無形中消滅了。

當普選運動正在經營其指定計劃的時候，女權主義者的思想已在別方面漸露頭角。一八三一年威斯特敏斯透評論報刊載了一篇替婦女參政辯護的文章，作者係一個不知名的年青女子（註三）。次年又刊載了一篇差不多意義的東西，

▼陳逸雲爲競選奔走

自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等公佈後，國內婦女界以其規定空泛，婦女實際上得享之權利殊屬微薄，乃特發起全國婦女競選會，一致力爭。參加該會單位，已有十一省之多，惟兩廣尚未加入。該會爲增厚力量計，乃推南京婦女團體中堅人物陳逸雲南下商洽（按陳爲婦女運動健將，人極熱心幹練，曾留美，現任鐵道部專員，）並聯絡一切。陳氏抵粵後，連日與廣州婦女會等十餘婦女團體會議，殊爲圓滿。現陳以在粵任務已大致完竣，故逕程北返。聞不日又將赴其他尚未參加全會之各省，前往聯絡云。

▼婦女競選會徵會員

全國婦女競選會，現議決登報徵求會員，喚起各地婦女積極進行競選

作者是威廉法克司先生（Mr. William Johnston Fox）。那年八月三日，亨特先生（Mr. Hunt）他是改造派議員的一員，當其遞呈了一通請願書，那請願，像他所說的，『可說是賢士們的一個愉快的題目，但同時也是一個值得致慮的題目。』這請願原來是從約克郡（York）斯丹莫地方（Stanmore）一位有財勢的女子，名叫瑪利斯密司（Mary Smith）那裏來的。請願書中的希求，便是每一具有財產上資格的未嫁女子，應該有選舉議員的權利（註四）。可是會議錄上並不見賢士們愉快的記載，無疑地只是誠懇與延擱而已，而且似乎有幾年工夫，議院內不再聽到這麼一回事。

雖然，議院外面却有了許多發展。在一八三六年，那著名的反穀物法聯盟成立了，在一八三七年那個商業惡劣物價騰貴的時期，頗著成効。它也像普選主義者的組織一般，鼓勵婦女贊助其工作，有許多社會活動，如茶會、宴會、商品陳列所等，需要伊們去辦理照拂。伊們在那時當然做不來什麼事情；政策的討論是伊們氛圍外的事，公開演講爲伊們所聞所未聞，而有自己的錢可花的，不過是少數人中的少數而已。然而，參加聯盟的那受限制的合作，以及聚會，聽人講「關稅、薪水、嵗利、專利」等等，本身依舊是一種教育；後來大部分參加早期婦女參政委員會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在這運動中當過學徒。

此外，在公共事業上，也有一種進展。其時沒有多少人能夠担任的，便是一種個人的政治活動，經過有政治地位的親戚、朋友、或是戀愛的男子，而獲得廁身其間。這種在世界史上任何時期都公開給婦女的政治勢力，在有的時期，確乎是十分重要的。美貌的或是聰敏的有志向的婦女，用伊們個人的魔力去

工作，並定八月一日舉行成立大會。

▼平婦女組競選分會

北平市婦女會，近受全國婦女競選會委托，決籌組該會北平分會，定于七月十八日開籌備會，討論一切。

▼魯省府禁婦女纏足

山東省政府於厲行取締婦女奇裝異服之外，近更嚴禁纏足。其辦法爲：男子不准與二十歲以下之女子結婚，違則處以二月以下之拘役或二百元以下之罰鍰。

▼中央組織女服務團

南京中央黨部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爲推進新運起見，特先行組織該部女工作同志勞動服務團，並推定該部婦女科長任培道、徐闓瑞爲正副團長。聞除推行首都新運會婦女工作委員

變更公共事業的程序，這事實早被視為女性有權力獲得其所需要的一切的憑證。的確，這種輾轉的、後門式的手段，是千人一律的，普遍的，而且是很危險的。這情形，無論就其手段就其目的而論，大都是為個人的，在公共生活上，可說是一種毒素。不過這情形依然存在着，並且替有幾個朝廷美人和女要人，預備着興奮而有趣的生活，使伊們自覺其已獲有生平最愛受用的舉足輕重。這班既沒有經驗又沒有責任的婦女，以權力為兒戲，並因此而浪費伊們的幹才。伊們有時如海斯透斯丹賀潑女士(Lady Hester Stanhope)那樣，把伊們天賦的才能誤用；有時像開羅林蘭姆女士(Lady Caroline Lamb)那樣，輕率地蹈入感情作用的興奮與幻想中；有時驕傲，有時陰險；伊們愈能幹，伊們就愈近似禍殃。伊們的價值全是不切實際的，又因為伊們可以逃避行為的效果的關係，伊們就不肯把事情在事前好好地估量一番，或者在事後受經驗的教訓。所以伊們在公共事業上的參與，其結果差不多總是壞的。可是，其中有一件事，這是維多利亞在位的早年的事，卻成了婦運的因素。雖則那位主動人是一個自承為反女權主義者，伊的方略是屬于宮式的，但是伊所完成的結局，卻是婦女地位第一次在立法上謀增進的嘗試。

本案中的主角，在伊的一生，差不多經歷過為婦女身的一切苦難。伊自己個人的受苦，驅使伊行動，伊的方式，便是由來已久的婦女的糾纏。也許在伊那時代用這種方式容易奏効；而說伊的美觀，伊的社會地位，以及伊的魔力，實為伊成功中的特質，也是適合的，因為這些原是弱者的武器呀。

開羅林諾頓那被人猜為十字街頭的達安那中的原人的人(註五)，就是一八

會規定各項工作外，並以家庭衛生及識字運動為中心工作云。

▼新運婦指會之方針

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近發表該會工作方針：㈠推動各省市婦女新運組織，議訂一致名稱頒行全國；㈡籌備婦女新生活月刊；㈢注重學生工作；㈣八月間召集全國婦女生活研究會，調查各地婦女生活情況，並商討改進婦女生活之具體辦法。地點在牯嶺。由宋美齡、李德全、迦慧華、管福蓉四人為籌備委員。

▼無錫女工罷工遊行

無錫五豐、瑞昌、永盛等三十六家絲廠女工，因要求廠方改善待遇不果，七月十五日乘罷工中結隊遊行，向總工會請願，被警察以武力壓迫，遂發生衝突。

二六年轟動倫敦社會的薛林頓(Sherindans)三美之一。伊就是這位戲劇家的孫女，其機警頭赫與迷人，恰和利加德薛林頓(Richard Brinsley Sherindan)自己一般。伊十九歲就嫁利加德諾頓(Richard Norton)，不久便成為時髦倫敦內最勝利的主婦之一。伊在司篤雷門(Storeys' Gate)的小家庭，梅鵬爵士(Lord Melborne)以及許多民權黨閣員足跡之常到，不下於文學家與時髦朋友。這班當代的大人物，且直認不諱其鍾情于伊。伊們在社會上雖然那樣得意，可是開羅林和伊丈夫並不快樂。伊們時常口角，銀錢則入不敷出。有一次利加德打伊，伊就逃走了；等到事情講妥，伊才回來。不過嗣後又起爭鬧，這樣又是幾次之後，終于釀成最後的破裂。利加德在他太太去探望伊姊姊的時候，乘機將他們三個孩子帶走，叫他自己一個堂姊照管，不讓他們母親見他們。

開羅林就避難到母家，那時才覺得法律所加于伊的地位之可怕。伊不惟手無分文，賺了錢不能自己保存起來，而且對于伊的子女，也是毫無權柄。如果利加德不要伊看見他們，伊或許永遠看不見他們，及至其成年為止。當利加德訴梅鵬爵士和他太太作『犯刑法的談話』的時候，伊還想不到這種事情。案子就在一八三六年開審了。審訊是頂簡單的，沒有有聲譽的證人，沒有書證，什麽證據都沒有。陪審員看到這不過是一種家庭間的嫉恨與政治性的恐慌，便在未退庭前將這案件却下了。可是開羅林因自己遭受如此攻擊，伊的老友又受此無妄之災，大為憤怒，精神上感受重大的打擊，無奈伊還有教訓須受，因為伊在這有關伊個人聲譽與尊嚴的案子裏，發覺伊自己毫無立足點。為了伊是一個已嫁女子的緣故，在法律上既不能起訴，也不能被訴，在審理時又不能請律師

▼平人為秦良玉修祠

寓北平四川人以明末秦良玉為巾幗丈夫，忠勇為國，特重修其祠宇，並築秦少保紀念堂，以資紀念。

▼德將強迫婦女役農

德國當局七月一日發表公告，預言將實行強迫婦女服農役。

▼英獨身婦女請救濟

英國倫敦街上六月廿七日有獨身婦女八百人，作有秩序之遊行，要求政府于彼輩年老時，予以給養，五十五歲之後，給以養老金云。

讀者注意

諸君如果希望定閱後馬上接到本刊者，請直接向本社定閱為妥。

婦女共鳴社啓

代理出庭。從法律上看來，這個直是不干伊的事情，因為伊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有什麼事情，如果伊是一個有德行的已嫁女子。

案件辦理的結局，對于可憐的開羅林毫無補益。伊的名譽保全了，不差，不過這本來就不成為問題過；伊現在卻得了一種令人難堪的惡名；至于孩子們，這回官司更一無所補。有一次當他們在聖茄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散步，伊雖然偷偷見到他們，可是利加德就把他們送到蘇格蘭去了，開羅林找了好幾天，還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伊丈夫拒絕伊一切請求，拒絕給伊絲毫津貼，並且將傢具以及伊的一切財物都扣留起來，這是他的合法權利。

接着便開始長期的焦急的談判。案中諾頓先生的首席法律顧問約翰白格雷先生(John Bagley)，當他看出他的當事人的廬山真面目放棄那委任時所形容的，再對不過了。他說：『我覺得諾頓大人就在一點上着急，對于這，伊幾乎心碎腸斷，這一點便是想把孩子們歸還給伊。伊對于金錢那一部分，淡然絕不以為意，叫我隨我的意思和諾頓先生交涉去。但是我覺得伊的先生，恰恰相反，他就焦急着金錢方面的事，顯然把母親對于其兒女的母愛當做一種買賣的工具，因而我就寫信給他，我不能做這種以金錢為諾頓大人正當的會見兒女的代價的交涉。』

開羅林幾乎失望了；但還未十分失望。讓法律和天下人要怎麼說便怎麼說去，伊一心只望看見自己的孩子。伊既孤力無援而又手無寸鐵，于是伊就決心要改變國家的法律，庶幾伊可以達到目的。

議院的爭辯，在當時可謂已經司空見慣，這一套的戰術和程序，也成為盡人皆知。不過一八三六年那年的，確乎是另一回事情。開羅林諾頓利用自身是一個已嫁而沒有保護的女子的可怕特權，在完全為人所不察的方面經營。伊處境雖如此，卻並非毫無朋友的；再加伊的筆墨早已名聞社會，因此伊那些滿腔熱血的論文，得以潛入最有勢力的地方去，而受人傳觀與諒解。(註六)它們這樣受人注意，原不足怪，因為這裏面語語都由心底噴出，就是過了這麼多的年分，看起來還是動人的。伊說：『一個女子的痛苦，從沒有人知道過一半多，因為把伊們的痛苦公佈，算是伊們的恥辱。據我所知道的，不知有多少比我好的人——比我虔心、忍耐、受攻擊不暴躁的人，都用眼淚浸潤伊們的麵包……。』我不見這些法律改變以前，我誓不再寫文章……這是英國全體婦女的事情。若是我明天得受公平待遇而愉快了，我仍願向這方面努力奮鬥。如果我明天

死了，我還樣猗門了，我還是自足的。我先生此際在法律上還有處分我的「作品的版權」的權利（因他是被社會承認了的。讓他請求這篇文章的版權吧……。』

開羅林所舉的『特別痛苦的案例』，其實不單是伊個人的，另外還有更駭人的呢。『有一個例子，當妻子坐在母家，伊丈夫竟把那尚在喂奶的孩子攫走（註七）。……又有一個（雙方都是有身分的人），丈夫遺棄了妻子，更要求妻子逃在遺棄後所生的孩子都歸他（別的孩子，早經他領去。），讓伊從報上看到伊孩子的死耗。……在這一切案情，以及在其他一切案情，爲父的請求權，是被認爲不容置議的。

的確，這些別的案子，都受惠于開羅林的運動，就是議會席上的戰士紹爾福德先生(Mr. Talford)（註八），也在內的。他是一位年青的律師，其學問誠意與心地，是無人能指摘的。他在尚未認識諾頓夫人以前，就決心要提未成年人監護議案。他的所以如此；原是受了個人經驗的驅使，因爲在他的業務上，曾經有兩次做夫方的代理人、拒絕妻方的請求，而兩者均因法律的規定，違反他個人的公平觀念而勝訴。其中一個不幸的女子，肯林游爾夫人(Mrs. Greenhill)，伊的案子，從王座裁判所到衡平法院，都是紹爾福德先生勝訴，伊因不遵法院的命令擅自將子女留住，終于受監禁的判決。其時伊丈夫雖然和別一個女子同居，但却要求把子女交後者撫養。肯林游爾夫人得了這樣的一個判決，連忙帶了子女逃往外國。這位律師，從此就痛恨那給他勝訴的法律，決意要用他的全力去改革它。（註九）

當紹爾福德先生在一八三七年遇到諾頓夫人的時候，他已在國會兩年了。他們當然就常常討論如何進行未成年人監護案的策略，而在進程中繼續其密切的合作，無如女改造家的路途是很艱難的，這種合作，立時就遭人們的猜疑，英外評論報上發表了一篇侮辱諾頓夫人的長文，文裏竟稱伊爲『女魔』，『雌獸』，用盡無禮的方法，將伊和紹爾福德先生的名字放在一塊。開羅林至此憤怒的直透頂顛，準備提起誹謗罪，可是又來一個教訓，伊是已嫁女子，根本不能起訴！『我給教了法律對于已嫁女子每一保護的性質，已經逐漸知道它是個什麼東西了』，可憐的開羅林寫着（註十）。這實在能瘋了。

那議案縱然又復活了甦醒，但仍是繼續進行，並且終于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遞入了貴族院。其時，問題已到了一髮千鈞的關頭，這也是開羅林致其最後努力的時機。伊寫了一篇文章，名爲『呈大法官一封平凡的信』，裏面很

有理地而又用驚人的力量陳述本提案的意義，又因為『我怕他們如果知道這是一個女子的作品，會減少其效力』的緣故，伊就化名既爾司斯蒂芬生(Pierce Stevenson)，全文用印刷印成。(註十一)這小冊子就分送每一議院，每一貴族，而文所引起的有興味與有利的批評，卒使那提案通行無阻。一八三九年夏天，未成年人監護法，終于正式通過。這種規定，在目前看來，其程度雖覺幼稚膽怯，但在當時，可算是一種莫大的驚人的改革了。(註十二)

這一法案還未通過以前，開維林自己的事情，已有進步。一八三九年伊丈夫已允許男孩子時時和伊同處。不過伊獲得這一種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為了那些孩子所受的苦難，只有上帝知道的，』伊寫着。『我簡直不想用言詞來表示我所忍受過的痛苦、憤激、無援、與失望。……我相信男子對于痛苦的概念，一定不會比盲人對于顏色的概念來的清楚。………在我年青的時代，我當真為了那些非我所為而却加于我身的過錯哭泣過，受罪過。……：我當真受過人間恥辱的極度（無論我別的罪惡應受上天的譴責），我當真喪失過我年幼的孩子們——切心要他們，為想得着他們而掙扎，然而却與他們隔絕，且終于因為到的太遲的緣故，有一個孩子已經只能看到他的屍身了。

我當真歷過這一切，假使這種情形是新發明的話，我想一定會使你感動。但是因為這原是你日常的世事，你就甘願它們像一堆枯葉似的在時間的流川上過去，而與其它已飄下的東西混和。』

(未完)

【註一】見其自著羅維特追求食、知、自由之掙扎與生活。一九二〇年再版，由湯納(R. Towney)序。

【註二】一八三八年九月八日與十月二十日北星及一八四一年三月二日眾權泰晤士報。

【註三】密冷夫人(Mrs. Mylne)。一八七二年再版，有序指寫本篇如何因著者研究邊沁的作品而起，並如何因有人請伊發表這種思想而受驚。伊既生恐，自然就不敢動筆；但終因發生的督促而完成此篇，因為這正是病人最好的療治。

【註四】參閱一八三二年八月三日漢西德(Hansard)

【註五】泡復與泰晤士報本件，已完全證實和諾頓夫人無關。參閱喬治梅萊迪士(George Meredith)在再版的十字街口的逮安那中序及健剖民斯著開羅林諾頓生活。

【註六】參閱一八三七年開羅林自印對于監護子女的當然請求權。又一八三七年栗衛(G. Ridgway)著未成年人監護法對于母子之離間。

【註七】忙德毀菜(De Mandeville)著作。

【註八】下院議員。他是蘭姆(Lamb)狄根斯(Dickens)，韋選提司(Wordsworth)的至友。他是首先提著作人應有版權案的貢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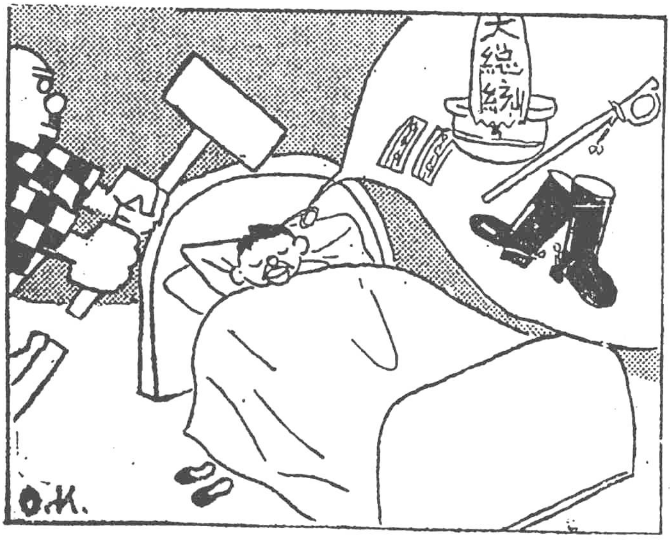
【註九】一八三九年郎浸爵士(Lord Donmon)在貴族院演講未成年人監護案時引本案說：『我信一八三六年台林海爾案在王座裁判所我和其餘法官前宣判時，沒有一個人不覺得我們國家的法律的可恥，在國人的眼內看來，實在可說是可惡。』活福德先生所舉的案件，計有：一八〇四年忙德費葉夫人案；一八二七年鮑爾夫人（Mrs. Ball）案；一八三三年〇麥克克萊南夫人案；一八三五年台林海爾夫人案。這幾個實例，實不足以代表此中的弊竇。原則上夫遺棄妻的時候，妻就無力訴請法律（因夫已佔其全部財產），他若有意用將子女和伊隔絕的方法來刑罰伊，他很可以暢行無阻。

【註十】一八四五年開羅林著十九世紀英國婦女之法律地位。

【註十一】這小冊子雖隱名的，明眼人不難看出它是婦女的筆墨。我們引一句搬弄是非的話，所謂『你不能使貴族們直覺到早已三秋鏡聽那被離散後的母親們的感情和案件覆論……他們對婦女以年幼子女的作陪盡了不得重要的荒謬舉動，是不耐煩的。』

【註十二】二三條，五十四條．本法規定衡平法官得許被控犯和姦罪而不能證明的母親監護七歲以下的子女，並得在規定期間接見年長的子女。

黃粱夢醒！



商務印書館發售

預約特價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或特價	國內及日本郵費	起迄期	出書期
世界概況叢書（一九三五年）社會動態 國際政治 世界經濟 世界科學 世界藝術 世界文學	六種 每種一冊	三元五角	預約二三元五角	四角	六月一日起七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二冊 七月八月各出二冊
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 意·英·中·德·日·法·美·俄	八種 每種一冊	五元六角	預約四元	八角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六月底出書二冊 七月至十二月每月出書一冊
中學生自然研究叢書	廿五種三十冊	十六元	預約一次交十一元五角 另定分期交款辦法	一元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五冊 七月至十一月每月底各出五冊
歐美名劇選	十二種十二冊	五元七角	預約四元	五角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三冊 七八九月各出三冊
續古逸叢書：水經注 春秋公羊疏 乖崖先生文集 謝幼槃文集 中庸說	八冊 二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夾貢卅四元 料半廿五元 夾貢四十六元 料半三十五元	特價 夾貢廿五元 料半十八元 夾貢卅五元 料半廿六元	夾貢六角 料半五角 夾貢一元 料半八角 以上郵費一果純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廿四年份）	一冊	十八元	特價十三元	三角一分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內政年鑑	四冊	十六元	特價十二元	九角二分	五月廿日起七月底止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 (一)銅器(二)瓷器(三)書畫(四)其他	四冊	(一)三元 (二)五元 (三)五元 (四)五元	特價 第一冊二元一角 二三四冊各三元五角	(一)一角五分半 (二)(三)(四)各二角三分 全部六角九分	五月廿日起七月底止	
新生活掛圖	一套	甲種九角 乙種三角半	特價六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五分 二分半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分別另印傳單樣張及目錄贈閱

*D107(9)-25:6

關於秦良玉的一首詩

（雉威）

『蜀錦征袍手製成，
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
誰肯沙場萬里行？』

看了這首明莊烈帝賜秦良玉的詩，心裏總覺得雖喜且快。我們婦女輩竟也出過豪傑來的，這怎麼不使我喜慶呢？但是莊烈帝究未免太滅『奇男子』的威風了，故而怏怏。

據我所曉得的，奇男子並不如莊烈帝口中那麼不好戰，怕長征；不過他們先要看看這是種什麼戰就是了。是討賊呢還是抗敵，這是奇男子所要預先打聽明白的。是討賊麼？那可以保險必『行』，不要說萬里，就是十萬里，也準不辭辛勞。因爲討平一個賊，就少一個搶地盤的對手，奇男子自己就多一塊地盤，他的九族六親，也就可以多吃一碗，多着一件了。

至于若是抗敵，那他是需要攷慮的：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對不住，他還要繼續攷慮。因爲這件事情實在太嚴重了。不錯；敵是要抗的，他也說要抗的；不過應該有個準備，而且要犧牲得得當。身體髮膚是父母給生的，怎麼可以『隨隨便便』的犧牲掉呢？紗帽更不用說了，是用自己的『命』去『革』來的，又怎麼可以爲了民族英雄的『榮名』，把它丟了呢？只有死愛出風頭的傻子，才會走這條『絕路』！

人類是模仿的動物，而且只要在上者能以身作則，在下者是沒有不從善如流的。我們但看那些後起的奇男子，他們對于討賊，是何等的興奮！他們不但本身自告奮勇，而且還要邀些同伴，甚而至於還要帶些貢物。這夠多麼誠懇！他們很明白，討賊之後，保定是升官和發財，不止，還有勳章、獎旗，死後一定還有優卹，或者再加以國葬。若是走抗敵之路麼？哼！那只有死路一條，容你在天津香港閉戶讀書，下田務務農，還是上上大吉呢。誰不見你，誰都覺得頭痛，眼內會烘烘然的。

莊烈帝問：『誰肯沙場萬里行？』

我敬代奇男子答：『誰都肯沙場萬里行，祗要它與俺有利。』



實生活

北平『女大』學生生活的一面

苑青

在北平，大學雖然是那麼多，然而專收女生的女子最高學府，卻祇有女大一處。這女大，就是隸屬於北平大學的女子文理學院。不過人們為了喊時和寫時的便利起見，便省事的喊作或寫作女大，而不名之曰女子文理學院。

女大的地址，是位居於朝陽門大街的北小街而又距離東四牌樓不遠的九爺府內的。提起這九爺府來，它和中國大學的鄭王府，協和醫院的豫王府是一樣地聲勢煊赫為遜清時代皇室宗親的府邸。所以光復後到現在雖然已有廿多年了，可是您提起女大、協和、中國的地址，人們還有不曉得的，但一提起九爺府、豫王府……來，卻是無人不知道的。所以您如果是初到北平，而您打算往女大去參觀下子，您要雇車，您就說九爺府，包管拉得您沒有錯兒，倘若你說書似的說上一大篇什麼朝陽門吶，女子文理學院吶，也許還要多費周折呢。

這所九爺府的府邸，面積既不算大，而地點和空氣也比不上清華和燕京的幽雅宜人，但是朱門碧瓦，畫棟雕樑，卻另有一番富麗堂皇的氣象。

校內的地皮除了一大部分闢為課室和辦公室外，其餘的那一狹小部分，就作為學生的寄宿舍用，因此，住校的同學不過二百多人，原因，自然是『不敷應用』。

這二百多人，分作在幾個小院子裏，院子的中間，都有一個小天井兒，有的也蒔花養魚，把院子裏堆得滿滿兒的，但有的人們，卻似乎沒有這些『閒情逸緻』，而任院子裏荒蕪蕪地。

伊們這二百多人，既然一個院落連一個院落的住着，於是，便很有不少的新鮮事兒，從這些院落裏面產生。我們記得，有這麼一句詞，就是：『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女大的宿舍，差不多就被這種旖旎的風光所籠罩着；但女大的同學們，卻不像舊式女子似的脆弱的，伊們是積極的、鬥爭的、進取的；而尤其是對於宿舍的選入問題，常是抱着一種『先入為主』的

態度——誰先來了，誰就先揀好房子住，而後來的和新生們，却祇好去住住人家剩下來的不好的房子了。

這二百多的同學們，除了爭佔房子以外，其餘的便是『集團』。這些『集團』的制度，方式並不一樣，而且也沒有『愛國』、『政治』……等等的作用。這些『集團』，完全是立基在『相處得來』，或『嗜好相同』的盤石，所以前者是以一間單屋為單位，同住在一間屋子的人，便相親相愛，親熱得比自己的姊妹還要好，而和隔壁的人，則不相往還。而後者的呢，則多半是因為嗜好的相同，比方吃啦、說啦、吹啦、唱啦等等。這些人在課餘之後，大家往往聚在一塊兒任意言談，有的索興也搬在一間房子裏住去。此外也有的是以系別或年級為單位的，同系或同年級的常是三五成羣的言談說笑，『議論風生』的攪成一片，而和別系的同學，便連睬都不睬，甚而至於不是藐視，便是冷諷。比方說，英文系的同學常說國文系的同學是『老學究』，『書獃子』，而國文系的同學也必反唇相譏的罵英文系的同學為『中西不通』。所謂中西不通，就是中文既不通順，而西文亦不見得流利之謂。至於理科和文科的同學，那更其是衝突得利害。其餘如高年級的瞧不起低年級的，低年級的不敢高攀高年級的，也是常有的事。

這些團體的團員，除互相諷刺外，娛樂和消遣方面，也各有不同的傾向，像看電影，聽京戲，滑冰，遊泳，打高爾夫，逛逛公園，以及操場上的種種運動，都各有各的份兒，一點子也不攪和。但跳舞一項，却很少有人光顧，原因是北平的舞場既少，而學校又在禁舞的時候，倘一旦被學校查到，不是開除，便是記過，再說，跳起舞來，比任何的娛樂都要花費得多呢。此外，坐在屋子裏哼哼唧唧的談談詞，斯斯文文的唧唧喳喳兒的，也大有人在。而到了傍晚，這個宿舍內剛發出『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飛散』，而那個房子裏也必能聽到Oh my darling, Oh my darling, Oh my darling, where are you? ……。

這些還不算奇，最特別的，就是兩人同居一室的儼如小家庭的組織。這種小家庭組織的份子，必是一個帶有男性的成分多點，而另一個則必是帶有女性成分多一點的。這種同學們，大概是一下了課，便自己生起打汽爐來，忙着燒菜煮飯，吃了飯又忙着上課。在燒菜煮飯的當兒，那位帶男性成分多的同學，照例是拿一本書或是圍着爐子打轉吃現成的而不動手，至於女的呢，却是忙得滿頭大汗，耐

勞受累，一點兒也不埋怨。有時候伊們衝突起來，也大哭大叫的鬧一陣子，但過不多時，兩個人又復和好如初，如果經濟寬裕的話，兩個人也許會挽着臂同去看一場電影或是逛逛公園，藉以消消方才的氣。

這些同學們不但歡喜吵，歡喜鬧，歡喜跳，而且也真的歡喜用功呢！不然，每個同學們見了面時，何以總是彼此都嚷着關忙呢？

每系的功課雖然不多，可是認真的談起來却也不少，所以每個教授在開學時介紹的幾種參考用書，在一學期內能讀完的却實在不多；然而編織毛衣物和看小說的成績，却比較正式的功課有進步。也許年輕的姑娘少奶奶們都愛穿點兒吧，不然，花枝招展的人兒也不會這麼多！可是遙望之翾然若仙的衣服，而近看起來也不過塊八來錢，這比起我們上海大學的小姐們，伊們是樸素得多了。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的雖然也有，但蓬頭散髮，黧黑面孔也不在少數。而且伊們生活的方式，四季是不會雷同的：春天來了，同學們在課餘暇時，便不會老蹲在家裏啦，伊們常是約了三五良朋，在『惠風和暢』的時候，到郊外去旅行，照相，寫生，或逛公園。而炎熱的夏季呢，則北海、中南海、中山公園、西山……等等，也常有伊們的足跡。水光波影，荷香暗送，那又是多麼舒適呵！可是流着汗，搧着風，蹲在圖書館裏翻古本，抄筆記的，也不是沒有人呢。金飆蒂爽，玉露生涼，又是國文系和音樂系出風頭的日子到了，寫首『秋怨』吧，奏奏『憶娥鈴』吧，日子也就慢慢地過去了。而到了冬天呢，冬天，這在北平雖然是風雪交加的季節，可是女大的同學們似乎尚不怎樣覺得，坐在屋子裏買點燒山芋和瓜子落花生把爐子一圍，再不然，穿上冰鞋，在呼呼的北風裏，往冰場上溜幾個彎子。

總之，我們女大的同學們是各形各色的人物都有，有嬌嫩柔媚的好逸小姐，也有銅臂鋼背的刻苦姑娘，有把伊們的歲月消磨在優遊嬉戲裏的，可是也有把伊們的光陰努力於書本堆裏的。時間是這樣忽忽地過去，我們的女大同學們，在此局勢嚴重的華北區內，正不知作何感想呢!?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新

是婦女作品中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一個女工的生活和希望

黃疏影

經了一個熟人的介紹，我去參觀華利熱水瓶及美孚燈龍頭製造廠。廠房是一所十多間二層樓的半新建築，第一層是機器間，巨大烏黑的機器，發出隆隆然震天的大聲音，房內光線幽暗，空氣中充滿煤烟、灰塵、油垢銹味，叫人透不過氣來。馬達轟轟的叫着，皮帶狂亂地轉動，火星閃閃地從轉動的鐵鏈四面飛濺着。樓上是軋商、裝泡絡、油漆、攙合、包裝各部。全廠工人約一百五十多人，都在極度緊張地工作。其中有六十多個女工，他們多是些未成年的孩子。我得了引導的人員的許可，要求向一個女工問話幾分鐘。我們是站到走廊邊去談話的，那位引導的先生，似乎有些不耐煩，他燃了一支捲烟，站到門外階上去等候我。我就匆忙地問了以下的一些話。

問：『你叫什麼名字呢？幾歲了？』

答：『我叫李領弟，今年十五歲，屬狗。』

問：『你什麼時候進工廠的？』

答：『我進來快三年了。』

問：你家中有些什麼人，住在什麼地方？』

答：『我沒有家。我和妹妹住在南站後背王好婆的茅草棚里的。』

問：『你沒有爸爸媽媽嗎？他們在鄉下是不是？』

答：『我爸爸因為田乾得收不着麥子，他就死了。我媽媽帶了小弟弟妹妹和我一路問，一路討飯，走了一個月，跑到上海來。伊的奶水乾了；小弟弟一天天瘦下去，一個早上他忽然不作聲，斷了氣死了。我媽媽哭了好幾天；又因為肚里餓沒得飯吃，伊就生病了，躺在垃圾桶邊好幾天，也死了。』

問：『你怎樣找到工作的呢？』

答：『媽媽死了，被揀垃圾的拖出弄堂，有幾個巡捕拿了棍子來打看熱鬧的人，他狠狠的打了我兩棍。我就逃出去亂走亂跑了。後來我看見了王好婆，王好婆是在工廠裏做揩油工人的，所以我也由伊帶進來做工了。』

問：『每月工錢多少？』

答：『最初每月工錢兩塊，現在三塊了。倘使做夜工，還可以再加一塊。可惜現在沒有夜工做。』

問：『你們幾點鐘上工，每天做幾小時工作？』

答：『早上五點鐘進廠，夜到七點放工。』

問：『吃中飯呢？』

答：『十二點到十二點二十分吃中飯，我們把冷飯帶到廠裏來吃的，吃了飯，大家急急忙忙的去小便一次，有時候搶不到空位時候，一到「奈木溫」就要在背後打過來了。』

問：『餘多時間不可以小便的嗎？』

答：『不可以，一點不准許的。只有領班的可以隨時小便的，他們很寫意。』

問：『你的工錢夠用嗎？』

答：『不夠用呢，先生。我要養活妹妹和我自己，王好婆的房錢每天付五個銅板，燒一頓飯，要用十多個銅板，夜裏一頓粥要十多個銅板，妹妹吃得比我多，我只有吃半飽。』

問：『你妹妹幾歲？做什麼事？』

答：『妹妹八歲了，廠裏不添人，所以只在馬路上去揀些紙木梢回來當作柴燒。』

問：『現在你為什麼合上了眼睛？』

答：『啊！先……生，我……我頭昏了，等等……先生，我是時常會眼睛發花的。有時候真是討厭，我想快些做，偏偏眼睛面前漆漆黑了，只聽得轟隆隆的機器在我面前叫喊，這樣，我只好木木地站一會，但是那木溫或者領班的看見，就來打耳光了。唉！我真想……』

問：『你真想些什麼呢？』

答：『我真想要眼睛不發黑，那就好了。』

問：『你希望眼睛不發黑，還有別的希望嗎？』

答：『諾，先生，還希望有夜工做做。頂好工廠裏添工；我妹妹也可以來做工，我們可以吃得飽了，再做雙布鞋子，做件布衫穿穿。看我這件衣服破的補不攏了，這雙鞋子還是妹妹在垃圾堆揀來的哩。』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言情小說，描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彩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

▼注意 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初上旅途

落葉

『小毛哥哥，請你再借給我兩角錢，等過年時候回來一同奉還。』我一邊數了數多餘下的十八個銅板，一邊請求表兄說。

小毛哥哥走了。我把兩角小洋，連同十八個銅元，一起放到襯裏小衫的左邊一只袋裏。因爲動身前，小毛哥哥說過，出門是財錢不可露白的，頂妥當是放在左邊的內衣袋中。

四面一看，啊！我慌亂了！這樣多的人，全是陌生的！沒有女人，連一個女人都沒有。男人像父親樣的頂多，像小毛哥哥樣的也不少，像慶祥公公樣的只有三四個，還有兩個像弟弟一樣年紀。

這裏十分熱鬧：他們搶鋪位，他們爭高鋪，他們開箱子，他們開被包，他們脫衣裳。有些人已經搶到手地位的，坐在鋪上吃東西：如像蛋糕、方糕、粽子等點心。有些人倚在枕上吸香烟。是的，還有幾位提了長長的旱烟筒，烟筒上掛了污烟了的綉花烟荷包。荷包面上的花紋，我看不大清楚，不過終沒有像淩湖媽媽家裏的霞大姐姐那樣綉得好吧，我想。霞姐姐曾經教我綉過旱烟荷包的，可是我是綉的特別壞。

『喂，站過來！』有人在耳邊大聲叫喊。我立刻忘記了綉花荷包的事，回頭來看叫喊那人的面孔，他跑上一步。

『喂，這裏是上鋪，你想買嗎？錢呢錢？』一個高身架黑面皮的人擺開了一隻手，張開了大口露出牙齒來了。我弄不大明白他的話。猜量是要船價吧。

『我已經買好了票子呢，票子在我小提箱裏。』我想開箱拿出票子。

『不要洋盤來西！票子票子！』黑面漢大叫着。

『你有票子！吓！我們還要請你吃大菜呢！哈哈哈！』是另外跑過來的一個着白短衫的青年人說。

『你不買鋪位，就到那個角落裏去，快！把你的提箱包袱全拿開！』黑面皮一脚踢在我的小提箱上。我站立着不動，因爲我不懂。

『唉，茶房阿哥們，你們不是這

樣辦的。人家小姑娘，或者是初次出門，曉得什麼規矩呢。唉！出門靠朋友，是不是？』

『小妹妹，倘使你不想買舖位，就在那邊前面去吧。這裏是要另外出六角小洋一舖的。有船票的人，只能睡在地板上的，不用另花費。』

一位就像隣舍公公樣的，藍粗布衣衫白鬍的老年人，蹺了過來先對他們說，又對我說。

我眞想撲到公公懷中去。我又想流出眼淚。

那個後來的茶房提了我的被包，冲到前面去了。我怕他逃走，趕快拿起小箱子，追上去。地下已經全是人了，坐的、睡的、半坐的、半睡的、吃東西的、談天的、吸烟的、有很多眼睛在看我。

茶房的脚步簡直像飛！眞虧他怎樣走過去的！

我只好在別人頭上、脚上、身上，亂跨了起來。

『喂，山西！倒霉鬼！你娘的眼睛瞎了！』地下的人咒駡着。

這裏也有些張掛舖。舖下面也都睡足了人。只有通走道的一端，人睡的少一些。在兩個被舖中間，茶房用脚踢開了一些空地，約莫有一尺半寬。他就砰的拋下了被包，咕嚕嚕口裏不知道說了些甚麽，他跑走了。

這一定是我的地盤了吧。我一邊想，一邊把繩細細地解。解了老大半天，才解開了；但是手上有些痛。我于是坐了下去，嘆息一聲。眞怪，我怎忘了祖母說女孩子不可以歎息的話了呢？

我的左邊的隣人走來，他縐了縐眉毛，躺了下去，並不說甚麽。他的被頭是深綠色的，他的面孔是紫醬色的。他把頭擱出在被口外邊，眞像我們學校園裏的籐梨，掛在碧葉叢中一樣。他看起來大約比我二伯伯一樣年紀。他在盯瞅我。啊！如果他是二伯伯，多麽好呢！

右邊的隣人也回來了。他像小毛哥哥那樣年紀。不過身上穿的藍竹布長衫，沒有小毛哥哥的灰色愛國布長衫那樣整齊淸潔。

『眞是壞蛋！誰把我的被挪在一邊的！誰！混蛋！混蛋！』他發怒了，看見被頭被扔在一邊。

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對他伸辯，這是茶房做的事，並不是我呀。但是我到底不曾開口。因爲父親說的，出門頂好不說話，人家就不知道你的底細，省得惹禍。

『馬馬虎虎吧。好在只有一夜工夫，今天人實在太多』，他左邊的隣人對他說話了。

『嗯，請問貴姓？』

『敝姓王。』
『台甫是……？』
『草字是庭芳。』
『現在那裏發財？』
『啊，久仰久仰！』他們談起話來了。後來我總出來，王庭芳是小學教員。穿藍竹布長衫的那個人是叫李丙然，是南貨店裏的賬房先生。

『阿要吃五香醬牛肉，醬燒蛋哇？』『阿要吃雞蛋蕪豆腐干哇？』『阿要吃陳皮梅香烟哇？』

奇怪，他們只說阿要吃，阿要吃，並不說阿要買，難道是船上送來吃的嗎？我留心四面細細一看，要的人並不多。而且還在講價錢。不差，這些一定是小販。

『飯來哉！飯來哉！飯來哉！』一個茶房抱了一大堆粗飯碗，一個茶房抱了一大籮黃米飯。熱氣騰騰的，香氣中還有些甜味。一個茶房拿了一把大木瓢，是用來盛飯的。

『喔，一碗來哉！喔，再用一碗來哉！喔喔！來哉來哉！』

天已昏黑了，船艙內不很亮，只看見大家都捧了一碗飯放在嘴上，搭些買好了的豆腐干五香蛋吃了起來。有些人在叫快，有些人在叫要滿些。我看見左右前後隣居，都坐了起來，李丙然而且換了換被上的灰塵，好像要等待貴客一樣。

『咕咕咕！』我覺得自己的肚皮叫得像小雞。我也預備，坐坐正，預備要兩碗。那三個茶房慢慢地跑過來了。王教員先生首先要了兩碗，李賬房先生也要了兩碗。

『每碗只要一百六十文，先生們。』拿木瓢的茶房伸出一隻大手來。原來他的肩上還有一只錢袋。

我慌亂地在衣服外面摸了摸。左面袋內的銀錢，硬硬的。不差，二小洋，十八個銅板。我想買一碗，我又想不要買。茶房們早走開了。

還有千把里路要走呀——不買飯算了，吞一口江水吧。

艙中完完全全黑了。三個小小美孚洋燈，掛在這幾十個人的頭頂。人的面孔好像在夢中一樣的迷朦。

他們走進走出，緩緩地，沿着舖位，脚走着排花步，真是非常像我在家中時候做夢一樣一樣。忽然在艙的左面一角上，點上了幾根洋燭，而且在『的的卜卜』的聲音。他們在做什麼呢？旁邊的人們，慢慢地，也趕了過去，圍成了一個圓形。明亮的燭光，又看不見了。『拍拍拍！』聲浪響得多了。啊，他們在打麻雀。麻雀，伯伯和爸爸，是常常打的。

咕咕咕！肚皮又叫了起來。這次我便打開了手提箱，摸出小毛哥哥買給我的六個花紅來。手又碰在一樣

硬硬的東西上，我立刻記起這是動身時候，母親給我的一枝洋燭，還有一盒洋火。

我開始吃花紅了，六個一齊吃完。吃完了花紅，我——躺下去。但是一些也沒有睡意。

『吁！』左邊的隣人長歎了一聲。綠葉叢中的籐梨，又在我心上出現。籐梨是很甜的。在去年八月中秋後三天，我和李佩衡、吳斌、鄧妹，四家頭，半夜爬到屋上去偷籐梨，一共採了六只。第二天先生們和門房，都說昨夜眞有大仙出來吃校園裏的水果的。梨皮梨心子散在樹根邊。我們四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險些兒大家笑了出來。

正在想得開心。忽然背上碰着一件東西。我快快伸出頭來一看，那個籐梨伯伯，已經滾到我身邊了！兩只眼睛大得像銅鈴！口也張開着！他在笑！並且一隻手已摸到我的被頭裏面來了！

啊，怕啊！我想叫起來；但是又不敢叫。只好立刻反身爬起。我終于想出了一個好法子。

打開提箱，拖出洋燭和洋火，點上了，把來放在左邊。燭光正照在籐梨二伯伯的面上。

哈，他把眼睛閉上了！

看見了光，前面的舖上的人都借了我的洋燭火光，看起小書來。我也看一本新買來的羅闍夫人傳。

籐梨二伯伯把頭縮到被窩里。

我今天看書很眼痛，是不是因爲日間看的東西太多了的緣故？

看小書的人們已睡熟了。賬房先生也從麻將堆裏回來睡了。人聲就慢慢地低下去。

看看籐梨伯伯的頭還沒在綠被中，我有些放心，于是就把洋燭吹滅了。

『你睡過來一點吧；不要緊的。』奇怪！先前駡我混蛋的賬房先生，忽然客氣起來了，而且說得輕輕的，好比母親一樣慈悲。

爲防備籐梨伯伯再伸手過來，我用單被包好了身子，再包上一層綠毡，外面再用被頭狠狠的揿住，壓出一身大汗。

人聲一點沒有了，我還是睡不着。汗多得像雨點。

遠遠望去，只有一個人還坐着，在抽烟，是水烟。紙火一閃，照在白鬍子上；我認得他，他就是方才幫我忙的老公公。呵，我想如果睡在老公公旁邊，那就好了。夜是那末靜！夜是那末黑暗！

呀，不好！我的被頭在動搖！呀呀，綠毡也在動搖了！呀呀呀，隔着被單，有一隻大手在拉被單！我連忙

跳起來，點上洋燭，只見兩邊的被頭全拖開了！賬房先生原來並不像母親一樣慈悲。左邊的被頭，拖得更開。而且賬房先生的被頭，已經蓋到我的被頭上面。

『掛』！我把洋燭一分兩段，左右兩邊分點起來。我正正的坐着，心上雖則砰砰的亂跳。此時怒火已經升到我頭頂；我雙手放在被上，張大了眼睛，看看籐梨，又看看賬房先生，我已經握好拳頭，腦中還記起瀚先生教我們的八路彈腿，以及公力拳的武術全套！

『呼！』左邊的洋火被吹滅了。啊呀，籐梨伯伯大怒了！

『呼！』右邊的洋火燭也被吹滅了。啊呀，賬房先生也大怒了！

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遠遠的那門口還有些微亮。光明是能使我大胆起來的，我立刻站立起來，攜着了提箱，逃到門口。

門口是通上艙的，上去得走一架十五級小扶梯，門外就是船頭。梯子是木做的，四邊有鐵框，我坐在鐵框的梯子階上，又冷又硬。小箱子放在膝頭上，用雙手捧着。

今晚只好不睡了，我坐在第十五檔梯子上面想。

船頭上有很多的木桶、鐵桶、纜索，還有一盞燈籠，一根大的桅桿。

月亮很大，照得江水白白的。船輕輕滑過去，船邊飛出亮亮的銀濤，好比我們校門前的梨花。月亮照着我，我的影子靜靜地蛇伏在我前面。

『好狗不當路！是鬼還是人？』一個客人走上來去小解，猛不提防看見一個人坐在扶梯上，大吃一驚，因而痛罵起來。我坐到邊角一些。

天微微有些發白了。月亮落到山後面，風吹得更大了，很冷。我打了一個寒噤；但是不知在什麼時候終于睡着了，俯下頭蜷睡在膝上提箱上。

『喂，滾開些！』我被叫醒時，太陽已照在船頭了，而且射到梯子口。啊，多喧囂的大聲呀！望下去艙中一片戰亂，好像天快倒塌了：大群人衆背了東西，提了東西，拉了東西衝出來了！三個門口，都開了；都在大口地吐出客人來！

我避立在一邊。看看人少了些，猛的想起了被頭。我就連爬帶滾走到梯子下去找。

『你怎麼可以扔了行李跑開的呢？不是我叫住，你的被包早已被人帶走了！』王庭芳先生就像老師般地訓責我。但是他的面上，確是仁愛的。

『謝謝先生！』我鞠了一躬。

茶房跑過來給我包好了被頭；說道：『酒錢！』

我站立着不聲不響；因為我不知

道應當怎樣辦。

『給他一點吧，』王先生一邊吃點心，一邊對我說。

『多少？』我問。

『隨你便，』茶房揚一揚眉毛笑了。

我在外衣外邊，摸了摸左角袋裏的銀錢，硬硬的。不差，兩角小洋，十八個銅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個拿去。』我覺得自己非常慷慨。

『呸！我們是叫化子！』茶房一邊吼，一邊『砰』的把八個銅元擲在地板上。銅板迅速地打了個滾，統統逃得無影無蹤。

『呸，神氣活現，陰陽怪氣！拖拖拉拉，這樣遲還不上岸，還要叫人打被包！呸，斷你拿出來的，八個銅板！我倒貼你八個好不好?!』

『不要叫得這樣高呀！有話好說的。』『女士，你身上帶的錢多不多？再給他一些吧。』王先生跑了過來伙幾打抱不平。

『就因爲帶的錢並不多，而且我也不付煩他過很多的事——就只打了被包，』我這樣說明理由。

『先生，你看看！我們是在山靠山吃，在水靠水吃。這裏下船客人，也頂少四角六角的小賬，是不是？』

茶房看看王先生面上十分威嚴，而且身上也穿着體面的嗶線羅衫，就顯得客氣一點。

我俯下身去，找到了滾掉的銅板（幸喜一個都不少），再加了六個，一起遞給茶房。

『哈哈哈，多了幾個，哈！』茶房冷笑着伸手給王先生看。

『算了，算了。想來你已沒有銅錢。喂，拿去，這是我的小賬。』王先生遞給茶房小洋六角。

茶房把王先生和我的行李，統統送到岸上。王先生跟着行李，跳到岸上。我一手提了小箱子，也跨上岸。在岸上十分嘈嘈。王先生叫到了轎子，動身走了。

我看見王先生的轎子漸漸地湮沒在人叢中，我的心不由的難過起來。我想嘔吐，眼睛裏出花，頭也痛得很——啊，身子還在發熱！

河岸邊來來往往的行人，十分擁擠。我想去問他們，怎樣走法。

『請問到長興去，是朝東還是朝西？』

沒有人回答。人們只顧走自己的路。

『請問到長興去是朝什麼方向走的？』

這次我是提高了聲音問的。

人們對我看了一看，仍是沒有一個人答話。左手提了箱子，右手提了被包，我決心跑到那面望得見的大街上問路去。

（未完）

蚊子（詩）

長庚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吸一滴脂膏，
喊一聲口號。
爲什麼不在碧紗窗下？活該！
爲什麼不在白羅帳內？活該！
蚊烟香都不備，更是活該！

× × ×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一邊吃血，
一邊演講。
男女老少只把『牛頭褲』
包住個瘦屁股，這是
違背禮義廉恥的信條。

× × ×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隨便發出譏刺，
隨便發表談話。
臭汗蒸薰粘着烏黑煤灰，
這樣的不講求清潔衛生，
顯與新生活運動有礙。

× × ×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
黑暗正在四面，
揀個幽雅的角隅，
開個緊急會議，
我也嗡嗡嗡嗡，
你也嗡嗡嗡嗡，
他也嗡嗡嗡嗡，
蚊子們的意見難得相同，
但是結果倒是個個相同，
大家知道向着勞苦大衆進攻。

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七〇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設備完全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

娘姨

茹青

隔壁李家新近又換了一個娘姨，圓臉龐，大眼睛，微發着眉，看上去大約有三十來歲，但據伊本人說，才二十二歲。

娘姨來了的第二天，便向李太太要求着借一個月的工錢，李太太不借給伊，說：『上海地方的娘姨們，照例都是做滿了月，才發工錢的。』娘姨自知絕了希望，便伏在牀上哭了。

『我不給他錢……回頭他又該打我了……哦……哦……哦！』娘姨哭得很沉痛。

『誰打你——娘姨？』好管閑事的二房東太太走過來問。

『他呀，他——我們當家的啊，……哦……哦……哦……』娘姨仍在痛哭着。

『他爲什麼打你？娘姨！』

『他沒有錢用，就打我！太太，我當初也享福啊，可是讓他花窮了後，才出來當娘姨的，不然……』娘姨抹抹眼淚坐起來說。

『不然，不然怎麼樣？我說娘姨，那還是你的性子好，不會不給他麼，不給他，看他怎麼樣？』二房東太太咬緊了牙，帶着滿腔的不平說。

『他喲，我的太太，我還敢不給，不給他，他準能打死我呢！……從前，我們家也是好好的人家呢，自從跟了他後，才一年不如一年了！』

『哦？從前！娘姨，你說你們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從前，我父親在張將軍的手下，曾經作過旅長呢，自從那年兵敗以後，就讓張將軍給拉去砍了，以後我們娘家就都作到洛陽去了。有一天，有一大群人跑到我們家去，硬搶東西，裏頭的一個，就是我們當家的，他搶了我們家的東西，還把我強姦了，綁拖着出來，我跟了他，以後就跟着他東奔西游的過，在我想，一個女人家，是要從一而終的，所以他打死打活的我都跟着他——輾轉流離的又到了上海，到上海後，錢也用完了，東西也當光了，我不識字，祗好由他送到薦頭行裏去當娘姨——以前也到了兩家，都被他今日裏找，明日裏尋的，把事情給弄沒了，現在他上南京謀事去了，臨走的時候，吩咐我說，「把工錢趕快的寄給我，不然，我回來後，打斷你的狗腿！」他說的話，說一句算一句的，太太，我又那能不怕他呢！……昨天，薦頭行的老

關又告訴我說，「他又來信了，說現在要回上海呢，因爲沒有路費，叫你趕快把工錢寄去！」唉，我的太太，倘不寄給他，他回來眞能打死我呢！』

『娘姨，可不是我說，他那麼待你，也虧你——還跟着他受罪！哼！』二房東太太憤憤然的坐在一邊說。

『孩子已經生了兩個了，我還能嫁人？再說……』

『再說什麼再說，慢說是孩子，就是老子娘給定的，你也能跟他脫離，何況他還那麼虐待你……』

『太太，那那能呵，女人給男人打幾下，算什麼！女人還能和男人家論長短爭麽？』

『娘姨，快別說了，再說，你就氣死我啦！你這個糊塗虫，你不知道，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就憑着男人能打女人，女人就白白地受他一頓子的悶氣！』

『可是，我不敢呢，太太！我讓他打怕了，我……』

『打怕了你，娘姨？』二房東太太奇怪着的說。

『可不是。我，我自從十八歲跟了他，到今年已經整整地四年了，四年中，我和他生了兩個孩子！……』

『孩子呢？』

『孩子也讓他打死了！太太！……』娘姨大哭起來了。

『孩子怎麽也讓他打死，天殺的東西！你快說，娘姨！』

『大孩子剛生下來的第五天，他輸了錢回來，就跟我要當頭，我說「沒有當頭了」，他就把我從牀上直拖下來，孩子剛剛吃奶，我正抱着，連孩子也給拖在地下，他把我拳打脚踢的打了一頓，把孩子也壓在我的身子底下，我哀求他，讓我把孩子抱起來後他再打我，可是他並不肯等，只一味的打我，等到他打完了，孩子早已沒了氣息，太太啊！第——第二個孩子，還是他親手摔死的呢……呵，太太！我怕死了他了。哦……哦……哦……』娘姨放聲的痛哭起來。

『別哭，你別哭，娘姨，讓我替你想想法子！』二房東太太也陪着眼淚。『天殺的東西，該死的東西！』二房東太太叉着手，在房內踱來踱去的罵着。

一會兒，伊似乎想起了什麼，便推了推娘姨的身子，說：

『娘姨，別哭！我明天領你到婦女會去，伊們能幫你忙的。』

緊要啓事

本刊『讀者的吶喊』欄並沒有報酬的，請投稿諸君注意。

編輯部啓

亭子間（詩）

長庚

亭子間是美麗的：
這雅號會使你想起
皇宮里朱欄碧柱的鳳儀亭，
明月下流水旁的古茅亭。
三尺見方的容量，
四尺高低的四壁，
永遠是朝北的窗，
永遠是冬涼而夏溫；
頭上娘姨叮噹劈柴，
樓下老板娘努力燒飯，
縷縷如絲的炊烟，
娘娘地從地板上升起，
開出一朵朵黑色的牡丹，
亭子間的主人們，
像一條燻黃魚，
反轉來燻再反過去燻，
他們感到這是他們心靈在火葬。

× × ×

亭子間是幸福的：
這里不會使人感到空虛，
前面有無線電咆哮，
後面有垃圾車推跑；
四周多的是麻將聲、
打架聲、叫賣聲；
早晨的糞味，
夜晚的鴉片香，
都像清風明月般的取之無禁。
二房東說亭子間的主人有福了，
他叫他們出三分之一的房價。

× × ×

亭子間是偉大的：
漆漆黑的棺材內，
跳動着光明的靈魂，
長髮瘦面的藝術家，
憂愁多思的學者，
揮汗流血的工友，
悲歌慷慨的詩人，
仰天嘆息的遊子，
寂寞飄零的嫠婦，
靜靜地埋在亭子間，
雪地里的西北風
吹不冷他們火似的心，
炎夏里的燠蒸，
象徵他們憤怒的胸襟。

× × ×

終會有那末一天，
這烈火烘烘地燎原，
這憤怒轟轟的爆炸，
燃燒到前樓，
燃燒到客堂，
燃燒到廂房，
燃燒到大的花園，
燃燒到高的洋樓！

× × ×

轟轟轟一切都給燃燒了，
炸平了二房東大房東，
地皮、掮客、買辦、地主，
一切都沒有了。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四）

牛春野

「寶寶，你睡在青草上，姆媽去揩蓆子，」新娘子把女兒安放在岸邊的兩株久年冬青樹下。原野里是一片悄靜，溪水溫溫的滑漲得照出溪底的水藻和游魚。新娘子有些想不通，爲什麼這里的水永遠不會乾，不會泥濁，不像伊的娘家那條多船的街河水一樣。伊看這溪水，比那里街河要濶到三倍，而且分支都流得很遠的。伊想伊的脈脈，將來長大了，也許被嫁到溪的盡頭去，像伊自己，就嫁得那末遙遠。啊！誰知道呢。可是伊是捨不得女兒的。伊洗一把衣，回一次頭來看脈脈，脈脈早已翻過身來，伏在草地上抓青草了，它抓一把，抓不起來，便俯下頭去吃草。

新娘子左手抱了女兒，右手挾了二條蓆子，衣服，提了一桶水，走回來。伊走到廊下大嫂子身邊，說：「看，水多清爽！這是我給你帶回來的。」

「好的好的；我也想揩一揩蓆子。」

新娘子晾好了蓆子和衣服，坐在大嫂子身邊來，喂奶給脈脈吃。

「新娘子，我講一件事情給你聽，閻姑娘死了；你不知道吧？」

「沒有。閻姑娘，不是你從前說的，介眉叔叔的那個好看的妹妹嗎？」

「是呀。伊眞是脚又小，人又俏，做得一手好針線，算方氏門里刮刮叫的姑娘呀。現在還只廿一歲。偏偏做個吊死鬼。」

「啊！爲什麼要吊死呢？」

「因爲伊娘家送了一大筐栗子去。伊婆婆看見伊，放下了手上的衣服不洗，剝了一個栗子吃了，婆婆就立刻逼着伊，要伊把一筐栗子都吃完。」

「伊就都吃完了嗎？」

「怎麼能吃得完呢？伊吃了大半天，漲得要死，哭着求婆婆，想放下來。伊婆婆和姑娘，反而打伊耳光，一定逼伊吃下去。後來據說，眞的吃到天晚，幸虧伊公公回來了，伊婆婆和姑娘總算走開了。閻姑娘就偷了公公的一點鴉片烟，在晚上偷偷地吃了，再懸上樑，這樣就完了。」

「唉！多麼可憐；伊姆媽一定哭死了！」

「哭死也沒有用。女人就是這樣

生定的命麽！』

『這類事情，我們鎮上也很多，想不到閨姑娘婆家那邊，算是縣城裏，也有同樣的不幸。唉！眞是可憐。』

『告訴你，不相信，女人到處都一樣的苦。』

『我有一個表姊，也是被婆婆打得逼上梁山，上了吊，後來被伊丈夫看見了，終算沒有死。不過丈夫說伊不安分守己，叫婆婆的打罵，他把伊離了，送回娘家去。伊父親又是有面子的人，不便收受，結果，伊就落髮到淸貞庵去修行。快有十年了，現在怕有廿七八歲了呢。』

『新娘子，你相信嗎，我又有一個故事想起來了。從前我有一個表姊，伊眞是阿彌陀佛的老實。伊十五歲嫁過去的時候，丈夫本有三個外室女人了的，伊婆婆硬同表姊的娘交涉，要討過去。半年以後，伊男的患了吐血症，婆婆和家人，甚至連隣舍親朋，都說這個毛頭妻子迷人，說伊命運不好。伊男人，也和大家一個心意，從此把我那個表姊關閉在一個暗房里，叫伊日夜搖紗，直搖到第三年的冬天，伊的男人，因爲狂嫖吃酒，吐了一腳盆血死了，伊婆婆總將伊一把拖出來，叫伊去哭丈夫。那時伊驚駭得簡直昏過去了。等到半個月之後，伊就在一個深夜里冒着大雪摸到丈夫墳上，用剪刀剪破了咽喉，死了。你看，女人到處都是一樣的受罪！』

脈脈睡着了，新娘子把它放在膝頭上，忙着替婆婆做鞋子底，大嫂子站起揩滿子去了。新娘子心中非常安靜，伊以爲大嫂子的話很有道理，女人生定是吃苦的命，而且天下處處都是一樣的。伊覺得一切全是不差的。譬如說，自己成天奔跳做事，是應該的。婆婆買了小菜，自己被派定只洗滌燒煎，而一點都吃不到，是應該的。婆婆常常嘲罵自己的嫁裝不豐，也是應該的。婆婆常常叫大嫂子抱了福官去走隣居玩玩，也是應該的。脈脈不應該放在婆婆床上，而福官呢，人大了，尿屎也臭一點，天天尿濕了婆婆的被單，被單就應該自己給婆婆晒晾，洗浣，也是應該的。新娘子覺得：自己做了媳婦以後，的確學會了好些做人應該的事情，雖則有時候伊也感覺非常吃力；不過一想到這些都是應該的事，伊就猛勇的去做了。伊做夢也料想不到婆婆前幾天曾經接到一封很重要的信。

信上說，脈脈的爸爸，因爲吐血，又失業了，血吐得很兇，路上不能一個人回來，想請大哥去接他。他現在住在一家小客棧裏，手頭十分拮据，因爲他想討好哥嫂和母親，已把一

年的監工薪水都預先支來寄到家中了。

婆婆心上發悶，和大哥哥商議了幾次，也全無結果。『無論如何，總不能叫他回來吃家鄉米飯；多難聽！』這是大哥哥的主意。他們寫回信去要他搬到親戚家裏去暫時休息。回信來了，他不肯聽，說是不願意求救于人，得人家的布施。

『他是個强頭，永遠是個强頭——三歲至八十，不能學好的了！』婆婆想起三兒子，從小倔强的脾氣來，說了一聲。大哥又說那位親戚是如何的富有，決不至于多他弟弟的一口飯。只要他肯說得軟一點，老實說，怕是住一年半載也不要緊。這樣，在鄉下族人看來，總以為他在外邊發財，爭爭氣氣，威風凜凜，多麼有面子，一類的話。婆婆聽得這些入情入理的話，更加發氣了。有時候，因了別種事情，稍稍忘了三兒子的又强又病的不快意事，偶然高興起來，但是新娘子忽然出現在眼前，或者厭厭啼哭一聲，這樣，立刻又把伊提醒，使伊憂煩起來。

大嫂嫂看看新娘子忙着燒晚飯，投來換去，洗這做那，抱着女兒燒火，伊心上覺得有些不自然了。無論如何，伊總天天給自己帶回一桶清水，省得自己去晒太陽，天天早上替自己揩抹房間，伊的心上，不由得浮起了同情的情緒。伊想着要是一個廿一歲的女人，像伊一樣愚笨，只留下一個毛丫頭的女兒，如果做了寡婦呢，阿，多可憐！大嫂聽見福官哭了一聲，小叔叔就放下果報錄去抱他起來，婆婆也出現在廂房門口了。小叔叔把福官交給婆婆，新娘子忽忽忙忙跑來問婆婆，要不要蒸一些新鮮的莧菜根。

『唔！我抱了孫子是想吃淡飯呀，傳種接代，全靠福官接香火的。要是孫女，哼！花轎到堂前，還要一匹牛錢；即使到孫女家中去吃一頓飯，也得把屁股抬個不息。四時八節，有了一担挑來，唔！還不是七回八謝的。唔！我的小孫子，不要哭呀，婆婆歡喜你呢。』

『莧菜根就蒸多些，我愛吃呢，』大嫂嫂看新娘子怪不好意思地站着，手上抱的女兒，不住哇哇的哭泣，伊就揮手叫伊進去。新娘子重新跑到廚房裏。

第三天下午，婆婆聲色俱厲的對新娘子說：『喂，國棟又要回來了呢；我叫國盤寫信去，叫他不用來，他不聽。我叫國樑寫信去，也不肯聽。你想一想，家中又不是金山銀山，你們又生了女兒，吃些什麼呢？而且多少難聽呀！叫他們弟兄再寫信，他們都不願意寫了，我今天只好晒着大太

陽，到阿發公公家去，叫他大兒子去寫。我要他不必回來，你看能回來嗎?!』

新娘子站住了，伊呆呆地站着出神。什麽，又要回家來了?好好的生意不肯做；難怪婆婆生氣。

薄暮時分，婆婆從阿發公公家剛才回來，伊就坐在廊下的竹椅上，覺得很疲乏的樣子。伊正在回憶，阿發公公的大兒子榮卿，寫完後一句一句唸給伊聽的話，伊覺得這末一來，保管三兒子不會動身回家了。

忽然大門一開，啊！三兒子出現在婆婆面前了。

『姆媽，………我，………我回來了，姆媽。』

新娘子正在招呼雞羣進籠，忽然迎面看見丈夫，是那末垂頭喪氣，憔悴慘澹的樣子。啊！眞是青天霹靂：伊在做夢嗎？要不然………

『唔！………唔！你——唔！我正——唔！』

婆婆把頭側過一邊，只是唔唔不休。兒子站着，兩手垂到膝上，疲倦地望着母親的背影。

『喔喔喔！嘟嘟嘟！』雞的隊伍，唱着凱歌，經過客堂，直奔後客堂而去，新娘子也就隨了它們進去，只裝做不曾看到丈夫一樣，雖然伊的心，在別別地跳躍。伊把飯菜都端整好，然後坐到灶下去燒火，拿草捆一個一個的送進去，灶肚裏就融融地放出紅光來了。伊把脈脈放在草堆上，再去掐一壺水，點上風爐，燒着開水。伊想丈夫是頂會喝茶的，伊就多加了一勺水，揀了一些木片，外加上一些松柴進去。伊又回到灶下燒火。『呵呵呵！』灶肚裏的火焰笑了起來。『呵呵呵！』風爐裏的火焰也應和着。『這是因爲有遠客來的緣故呢，灶肚同風爐，一致在歡迎我的丈回來吧夫？他大約是爲了路上風塵碌碌，天氣又熱，所以才顯得這末瘦而無力吧？』伊一邊燒水燒飯，一邊這樣思想。

當伊捧出晚飯去的時候，伊偷偷地留心着，似乎不曾看見丈夫有吃飯的準備。別人都坐了下來，他却獨自躺在吃飯桌旁小叔叔的涼床上。伊一路回到廚房來，一路想着：『啊！我是多加了好些菜油在莧菜根上呢，那全爲的是他。他竟一點都吃不下嗎？身子好不好？』新娘子站在水缸板前，面對了一碗不曾加油的莧菜根和一大碗滿滿的白米飯出神。

『哇哇哇！』伊快步飛到灶下。

『唔！阿花，你把伊攪醒了；眞是一匹頑皮狗。去！』脈脈面上濕濕的，母親給伊用手一揩，啊！粘粘亮亮的，不是汗珠，是阿花的口涎。『眞是要命，阿花，你老是舐脈脈的面孔。

』母親坐下來，解開胸襟，給奶伊吃。脈脈的小手摸在奶球上，母親來摸小手指，『啊！又是花狗的口涎！』

新娘子吃了飯，洗了碗，整理完了廚房中的每一件事，然後到前庭收了衣服，蓆子，又在後天井裏收了尿布和女人們的下身褲襪。伊把婆婆的一條內褲先送到婆婆床上，再去關走廊西首的大門，關客堂門，後客堂的前門，關後再在角落裏摸了摸雞窩門，看看是否關緊，落了閂，怕晚上有黃鼠狼來偷雞。伊從新再跑到廚房裏，吹滅壁上掛的一盞豆油燈，又在長板桌下竈旁，拿出一盞小豆油燈，因爲丈夫回來了，他是需要燈火的，有時候，說不定，晚上還要看一點書呢。伊放了兩根燈心草，加了八分滿的豆油，把燈盞和燈盆，先用粗紙磨擦得閃亮的，放在桌上。末後，走到灶下去抱草堆上的女兒。『嗚嗚嗚！』呵，阿花又睡在脈脈身邊了。『如果廚房外不是五六家公共的後天井，那就好了，阿花也不能成天偷偷地跑來，叨脈呢。』伊用脚驅逐阿花出境，砰的一聲，隨手帶上了廚房門。阿花還在努力擺尾巴，似乎在哀求叨好的樣子。伊抱了女兒，帶了燈盞：走過後客堂，把後客堂的後門也關上，最後走進婆婆房中，把燈盞放在古老的朱紅桌上，靜靜地站立着，等待婆婆的命令去安睡。

『新娘子，你帶着小孩先上去吧；這裏不要添茶了，也沒有別的事了。』婆婆今天特別慈悲，命令發得如此之早。新娘子眞是喜出望外！

等了好一回，總得大嫂嫂走上樓來，接着，丈夫也走上來。他慢慢地跨進房來，右手拿了一只眼鏡，在燈光下，他是顯得蒼老而且少神！他坐在床沿邊，一手靠在梳粧檯上。脈脈早已睡熟了，新娘子爬出床來，坐到丈夫的身邊，輕聲地問：

『你吃過飯沒有？』

丈夫把頭微微搖動一下，並不開口，只把凹陷的眼睛，去望床上的小孩。小孩側身睡着，左腿疊在右腿上，左手平放着，伸展出五個小指頭，右手摸在自己的毛頭上，香甜地睡着。父親只能看到半個小側面孔。『呵！是胖得多了，』他只在心上說了這一句。

『你揩揩身吧，』新娘子把早先準備好的一大面盆水捧過來，放在梳粧檯上，說。丈夫脫下了上身衣服，滾倒在牀沿上叫伊代揩。伊輕手輕脚地給他揩擦，等到揩着背部時，伊發覺他背上的肉全不見了，只留得一層寬薄的皮膚，骨頭一根一根地都露着。新娘子雖說年輕識淺，伊也明白這不是一種好現象。這是伊的天呢；瘦

削到如此田地！伊不由得一陣辛酸，鼻孔裏酸酸的，喉嚨口像有東西塞上來，眼眶都發熱了。丈夫因爲多日不洗澡了，這麼一揩，覺得周身舒服，他慢慢翻過身去，兩脚伸得挺直，連十個趾頭都放展開來；他覺得精神好得多了。

『這會病得兒呢。』

『你又病了嗎？什麼時候病起的？』

『端午節。』

『噢！這麼久了；我不知道！』

新娘子坐在牀沿上，輕輕地把丈夫的髮辮解鬆了一點，用扇子給他扇去一些熱汗的酸味。伊看見丈夫不說下去了，只靜靜地扇着。

丈夫說到端五節幾個字，便想起了那天致病的情形。他的眼前，清晰地浮起一個富麗堂皇的花廳，廳上滿是紫檀紅木的家具，廳中全是雲石的花磚，廳前盛開的黃色木香花，大紅石榴花，梅香姐姐，把着銀質酒壺，殷勤地斟上青梅，一杯又一杯。後來瑞香姐姐也搶着來灌，有什麼辦法呢？情面難却，只好喝個大醉。當天晚上，老病就復發了，後來搬到小客棧裏來。梅香姐姐，還會寄過信來問安過。這封信，現在還保存在眼鑑裏呢。他想這一切情形，怎能對妻子直說呢。他又看到妻子溫和地坐在床邊，給自己捶腿。『伊並不比任何女人難看呢。就是梅香姐姐，也和伊差不多，不過梅香雖然比伊年長三歲，因爲加上那副盛裝，當然顯得格外嬌艷些，而且伊沒有梅香的風情媚態罷了。』他又想：『有錢人家的丫頭，像梅香那樣能弄筆墨，怕也不多見吧。呵！伊那一幅花箋，簡直是才女的手筆！』

『你從前也曾上學過的吧？』他開口問。

『是呀，那時因爲爸爸怕我常常會淘氣，再去跌壞脚骨，後來女兒經也讀了——』

『你把眼鑑給我拿過來，』他打開了下面一層，拖出了一件汗臭撲鼻的小短衫，然後插上一條銅條，把鑑子加上了鎖，再把鎖匙放在身上的內衣中。

新娘子看丈夫閉上了眼，一聲不響，知道他是要休息了，就吹滅了燈，爬到女兒身邊去躺下。聽了一會，丈夫似乎也很安靜，伊也就把心放下一點，疲勞地睡去了。睡夢中似乎聽得脈脈哇哇地在哭，伊把奶奶送到毛頭旁，脈脈也就撲過來吃着，安靜下來。

沉沉的夏末秋初的夜晚，是多麼長呀！病人實在睡不着，路上的奔波馭猝，到家後的冷淡面色，都使他受

不了，他覺得身上寒一陣熱一陣的，胸口熱辣辣的一來，便哇的吐了一口血。他趕忙用手帕去承受，他並不驚動妻子和女兒，依然靜靜地躺着。他只聽得屋後園子裏松樹上的貓頭鷹，在忽忽忽忽地叫着，打更的竹筒，卜卜卜的飄到東飄到西，又聽得遠遠的一陣狗吠，這些鄉間靜夜裏的音籟，全和都市上不同。他想到了做人眞不容易，連生病也是被哥哥母親所不許，被鄉鄰族人所不許。他想到妻子，倒待他不差。他又想到帳籃內的梅香姐姐的一封信。不過他明白，自己的所以要保守這位閨秀的那張紅箋，全是爲了愛好伊的一筆秀嫛的字迹，並無甚它的目的。但是既然妻子也識得幾個字的，所以他總該把帳籃加了鎖，以防萬一，免得節外生枝，多淘閑氣。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病，這次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痊好。他知道自己並非失業，只因爲病倒了，才沒辦法。東翁先生，是非常器重他的，只望他能夠早日健康起來，回去做事。老實說，如果願意的話，他儘可住在東翁先，生家裏養病，不過因爲他自己不願意叫別人受累。做一日工，享一日粮，不做工，就不應該白白吃人家的飯。這是他自己的信條，永遠不能改動。他又記起了臨別時梅香的那副愁眉深鎖的嬌容；他不禁嘴角上拈了一絲微笑，好在黑暗中，鬼也沒有一個見到他。他又思想下去，一直到五更雞唱曉時，才朦朧睡去。

小叔子讓三哥哥睡在客堂中的竹榻上，自己就睡在廂房中涼床上，又把三國誌分幾本給哥哥消閑，自己只留下兩本，好在他並不看它們，他是在努力研究果報錄呢。

婆婆看見兒子不斷地吐出鮮血來，心也軟了，不說一句責備的話，又叫新娘子去把掛在後門上的火腿取下來，斬一些給他配飯，此外每天又買五個小錢的荳腐，放上些去年的蝦子醬油蒸着，又適口，又補人。

大哥哥回來看了一看情形，只談了些春間買田買不成功的經過，也就悶着肚子走了。『姆媽都不說，我能說些什麼呢？』他臨行時鼓起嘴臉，對他的妻嘰咕着。

大嫂嫂面上顯得很和氣，伊常常講說一點在外面聽得的新聞給叔叔們聽。三叔叔又把自己吃的好小菜，分一點給福官，因此福官每頓飯，就要鬧着坐到三叔叔身邊去吃了。

新娘子更加忙碌了，除開日常工作之外，再加上病人的服侍；不過這是多麼得意的忙碌呀！眼看丈夫又黑又瘦的面孔，一天天的白胖起來，血也不吐了。

女兒呢，說也怪，比先前乖得多

了；睡的時間也隨着長了起來，上午下午，各睡兩點鐘的時間。天涼了些，伊吃得下，睡得着了。記得伊爸爸回家的第二天早上，因媽下樓得很早，等伊一醒，就張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看爸爸，看了好一會，就放聲大哭起來。病着的爸，心上覺得很煩躁。『哼！小東西，哭什麽？你不認得你的老子嗎？』當時爸眞想把伊搥一拳；但是轉念自己多災多病，女兒的前途是多麼暗淡，心也就軟了下來，只用手推伊下去，再舉脚把伊一直推到床後去算了。現在小孩早已認得爸爸了，看見爸，就舉起小手給爸香，一個酒渦，笑得深深的，可惜爸爸不敢在人前大胆地抱伊，只在走到廚房裏來時，偸偸地四面一看，抱了香一香面孔，就還給新娘子了。他怕被人看見，不成體統。

總之，家裏現在是很平靜地過着日子。

（未完）

布衣將軍（詩）

長庚

他們允許我們太平，
他們幫助我們剿匪，
你是誰，敢冒大不韙，
用鎗尖刺破這和平的光彩？
眞笑話，多倫那裏是你收回─
老弱散漫的兵力如棉花，
我軍爲維持尊嚴不消一擊，
這就是一切。

× × ×

他們允許我們親善，
他們幫助我們統一，
你是誰，敢冒大不韙，
用大炮轟毀這和平的歡聲？
眞笑話，我軍正在努力剿除平民的
剎那，
你胆敢在邊境蠢動赤化，
這就是罪惡。

× × ×

他們是我們的同盟，
他們是我們的恩人，
你是誰，敢冒大不韙，
攻打我們的同盟，
攻打我們的恩人？
眞笑話，我們正在高舉香檳握手親
善的剎那，
你竟異想天開要奪回
我們虔誠獻奉的失地，
這就是蹺蹊。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本刊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西門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二三一四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